

惠
卒
襄
春
秋
說
卷
四
之
七

殺大夫執

會盟侵伐

聘問納入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四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字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

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執一作視

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左氏無傳

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

者也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為得其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据上戎侵為曹無滅文曹羈諱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僖公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四年夏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

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

陳鄭之間其資糧屣屣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

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五年夏陳轅宣仲怨

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

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

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

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

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夷晉侯殺里克以說於是不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

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

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

還入為篡故出入渾皆不書

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

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臯也其殺之不以其臯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臯也

左傳年十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

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

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

服虔注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

輿大夫與欒氏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欒虎特宮

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

亂來告

二十有五年夏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當闕疑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二十八年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一年衛侯使賂

周欒冶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

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廛辭卿

公羊傳衛侯未至据歸在下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皐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

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趙匡曰公子瑕即元咺所立瑕立而自秉國權

故其殺也反在元咺之下以咺臯重于瑕也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

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

自溫往年聘衛過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

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狐偃子射姑而知其

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

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

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

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之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七年夏四月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莊公子

公孫友爲左師目夷樂豫爲司馬戴公鱗矐爲司

徒桓公公子蕩爲司城桓公華御事爲司寇華元

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之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臯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

謂慈父王臣處曰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臯也

八年冬十月宋殺其大夫司馬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

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

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

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經書宋司城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

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晉人殺其大夫

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

克奪蒯得田于董陰七年晉禦秦師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

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臯也鄭父累也

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子西宜申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

鬪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

宣公

九年冬十月陳殺其大夫泄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

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

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

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

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辜也泄冶之無辜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有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臯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

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清丘之

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十二年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

丘曰恤病討貳陳貳于楚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故晉人來討

使人弗去曰臯

無所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成公

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

事在五年譖之于晉侯

曰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

春秋左傳卷四
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
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殺其大夫山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

左師蕩澤爲司馬

澤乃公孫壽之孫

華喜爲司徒公孫師

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少司寇向帶爲

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

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

喜公孫師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

山言背其族也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

國佐

左傳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

其大夫

齊爲慶氏之難

前年國佐殺慶克

故甲申晦齊

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

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

故也

襄公

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其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

允成功

十有九年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

嘉 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溼溼一作燮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侯出其世子光而立其少子牙使高厚

傳之齊侯疾病崔杼逆光而立之光殺牙杼殺高厚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

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事在十年與純門之師前子孔

當臯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

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

夫專也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變莊公子之晉者欲背楚蔡人

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文侯

之父莊公也名甲午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變求從先君以利

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言不與民

同欲也

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
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追舒未益祿而有馬

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

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

之臯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

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於四竟三日棄疾

請尸王許之既葬遂縊而死二慶事見第一卷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二十衛甯惠子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臯於君

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

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

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

二十六年二月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甲午衛侯入

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與公孫無地公孫

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

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喜與穀皆大夫曷為喜書穀

而巳右宰穀從人者也焉足書杜預謂穀不書非卿也失之

公羊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

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

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

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請使公子鱣約之公子

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巳約歸至殺甯喜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

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

其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臯臯之者惡獻公也

昭公

春秋

卷四

三

殺大夫

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王正月楚殺其大夫屈申 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黑為

游楚所傷故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

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

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

木焉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

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二妃

生公子勝三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哀公有癘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而立留哀公縊勝愬之楚留奔鄭公子招歸臯于公子過而殺之

十有二年五月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有四年冬莒

殺其公子意恢熊一作虔一作然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

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

虎經作熊誤懷寵也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

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一作興蒲餘侯

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
 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
 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
 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陽黨
 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
 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
 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郤將師為右領與費
 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
 焉子常召郤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
 蕪之子惡聞之郤宛遂自殺也國人弗蕪令尹炮之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
 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
 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哀公

二年十有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蔡遷于州來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經作霍國殺大夫曷爲不稱名或云有臯稱名無臯不名非也

陳殺泄治楚殺卻宛皆無臯而稱名則稱名豈皆有臯哉君命殺之則稱名非君命則不名春秋兩下相殺不道非君命而殺大夫是兩下相殺也曷爲而書於策乎言將自是弑君也子弑父臣弑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國有大夫君之股肱心膂未有股肱心膂旣亡而元首得全者也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卽位而襄王之姊爲宋襄公夫人乃昭公之祖母欲殺昭公而立公子鮑故先除昭公之黨於是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鄭公孫固八年冬戴氏之族又殺襄

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印而逐蕩意諸皆襄夫人使穆襄及戴族爲之必欲盡除昭公之黨而後已傳稱昭公欲去羣公子者蓋昭公亦欲去襄夫人及公子鮑之黨而力不能反爲其所噬遂至孤危以瀕於死而公子鮑驟施于國又罔羅國之材人收恤桓以下之親上交六卿下結民心襄夫人以君祖母之尊王姬之貴而爲之奧主以助焉由是昭公之黨益孤公子鮑之黨益盛至十六年遂弑昭公而鮑立是爲文公蓋履霜馴至于堅冰宋之亂歷十年而後成故非君命而擅殺大夫

不得比于兩下相殺言將自是弑君也獨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見國史無聞焉爾陳殺泄冶泄冶以諫死春秋無褒辭有說乎曰有說羣言淆亂衷諸聖孔子嘗稱蘧伯玉及晏平仲矣晏平仲之仕於齊也當莊公之時公數淫於崔氏未聞晏子有諫言及莊公之弑也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臯也乎哉吾亡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說者謂晏子創爲

此論不可以訓而蘧伯玉之仕于衛也當獻公之時孫
林父欲出其君而告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
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由是林父出獻公而
立公孫剽及甯喜欲弑剽而納獻公又告蘧伯玉伯玉
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然則莊
公之難而平仲不死獻公之出而伯玉不從難則死之
出則從之皆其私暱也然晏子哭莊公而以尸枕其股
盟崔慶而臨歆易其辭凜凜然有風烈焉而伯玉之飄
然事外君之出入絕不與聞兩人易地則皆然也非所

謂邦無道可以卷而懷之者乎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
交而盛稱蘧伯玉爲君子後之學者或不滿平仲莫敢
輕議伯玉假令伯玉而仕于陳靈公之朝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通于夏姬各衷其袒服而於朝相戲將直言以
諫乎抑默無一言乎吾知伯玉當是時必卷而懷之奉
身而退矣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
謂乎春秋從君殺大夫之例而無褒辭者以其未聞君
子之道也雖然泄冶以諫死不可以不書後世殺諫臣
者尚其鑒諸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與文七年八年宋

殺其大夫皆非君命兩下相殺宋殺其大夫不名曷為
莒殺其公子獨稱名且宋殺大夫將以弑君莒殺公子
將以出君而一名一不名其義安在宋之大夫死君難
者前後六人矣公孫固公孫鄭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印司城蕩意諸昭公孤且
危猶得為寄生之君十年在位實六人扶持之力居多
莒公子意恢與蒲餘侯茲夫交惡茲夫殺意恢出郊公
而迎立庚輿直反覆手耳且郊公居喪不哀國人弗順
昭公無道傳無實蹟君子讀春秋而悲之故春秋旌宋
大夫而不名貴節義之臣也若意恢者碌碌無能居其

國不足為重輕又焉足貴哉或曰宋稱人者眾辭莒不稱人非眾辭直茲夫殺意

恢而宋莒殺大夫公子皆非君命曷為宋獨稱人言此

殺大夫之人即他日弑君之人也故春秋三書人文七年宋

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文十六年宋人弑其

司馬十有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君杵臼司城蕩意諸死之死君難也曷為不從三大夫

之例而書孔父仇牧荀息或者意諸可以死可以無死故略之

歟曰否不然宋司城來奔見于前矣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

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也且經書其來傳言其復何略

之有春秋一書不再書皆類此文八年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公以其官逆之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

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殺御寇猶莒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

衆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

其後遂篡有齊國故齊史紀之特詳陳史殘闕莫知御

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誤舍傳從經

可也史記謂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僖十二年陳宣公卒款立

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然以御寇為宣公太子則不能無疑闕之可也杜預背經據傳曲

為之說妄矣三傳經文皆同似非經誤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

太子經書公子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傳見第一卷

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畱先鄭伯有善于鄆公者

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野鄆也遷鄭都于鄆

而以畱為鄙焉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畱塗出于宋

宋人執之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疑卽叔詹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

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秋

詹自齊逃來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僖公

四年夏齊人執陳袁濤塗左傳見前

公羊傳濤塗之皐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

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瀕海

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瀕海而東

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如曰澤顧而執濤塗執者曷

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

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皐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

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

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

春秋左傳卷四
三
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臯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

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

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

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

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繒

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繒子用之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郈子于

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春秋諸侯見執者皆不名曷爲嬰齊獨名或曰有臯

春秋左傳卷四
三
故名嬰齊之皐奈何齊桓之霸三十有七年而滕未嘗一與衣裳之會惟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滕子與焉以後無聞是其皐也愚謂滕鄰于宋而役于宋故宋仲幾以滕薛郟爲我役薛不服而與之爭滕固願爲之役矣國小而微且常隨宋故不列會盟何皐之有如此皐之而稱名則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其皐尤大曷爲不名然則嬰齊獨名者蓋賤之歟趙匡謂諸侯被執失地則名嬰齊未嘗失地曷爲而亦名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

叩其鼻以血社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諸侯會宋公于孟

孟穀梁作雩公羊作霍

於是楚執宋

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傳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傳以重辭也

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
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宋人使門尹
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
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
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
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畀賜也謂以
曹衛之田賜
宋人杜預乃云執諸侯以與宋如其然則經
當書執曹伯以畀宋曷為而書畀宋人乎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

曹伯之臯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臯言

也不信國史而以意說杜
預据以注左傳失之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

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此本師傳
其言甚正畀與也其日人何

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左傳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
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歛犬華仲前驅
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

春秋左傳卷四
三
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橐餕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何歸之于者臯已定矣歸之于者臯未定也臯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

歸之者決絕之辭

臯定不

定已可知矣歸之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臯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臯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

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臯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

据晉侯入曹執曹伯不外

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文公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穀臆說啖趙信之吾所不取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夏

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

焉用其母請受而臯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成公

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

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人執之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

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十一

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

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

君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

班立

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五月

晉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十三年夏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

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即子臧逆曹伯之喪秋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

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

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

侯不然則否十六年傳曹人請于晉曰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十五年會于戚曹伯在

列盟畢乃執之

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

辭也斷在晉侯也

十有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宣

伯使告卻犢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

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已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時行父從公在晉我斃蔑也孟獻子留守而事晉蔑

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茗丘

宣伯
僑如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

康成注禮引
之仁作人曰在招丘悌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

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

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

此臣之臯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

昭二十四
年媯至自

晉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

公亦存焉公存也

襄公

十有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六年三月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

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

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

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

人也

古者飛矢在上走驛在下
凡稱行人者皆無臯也

十六年春葬晉悼

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

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

通齊楚之使

十二年十四年莒人
侵魯前年邾人伐魯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有九年春王

正月晉人執邾子

左傳十七年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

于晉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

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督揚即

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

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秋七月楚

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

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春秋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臯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

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臯臯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八年夏四月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臯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臯不在行人也冬十

春秋左傳卷四
三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
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
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
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
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臯也稱行人怨接於
上也執陳公子招惡楚子也蔡世子友其曰世子何也不與
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執之于平丘之會以邾莒之愬也詳見左傳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婁婁公羊作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道徑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

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廢之遂取邾
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婁如晉
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言使人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士

伯怒士彌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公羊傳仲幾之皐何不蕞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其言于

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

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

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

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七年秋齊人執衛

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

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

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

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

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
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
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以叛晉

哀公

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單浮餘圍蠻氏蠻
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

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
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
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
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孟子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
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

春秋記
卷四
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
之道也臯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
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
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
天心而已當乎天理合乎天心此士師執之之義也孟
子謂春秋無義戰吾亦謂春秋無義執其執也或以利
而執晉人執虞公利其土地也或以誘而執或以憾而執或以讒而
執或來朝而執或同盟而執皆大執小強執弱鷙蟲攫
搏惟力是視及其甚也齊人一執天子之使一執國君

之母則又無忌憚之尤者或執而用之于社或執而用
之于防不祥莫大焉吾故曰春秋無義執成十五年晉
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周禮
士之八成二曰邦賊若負芻者邦之賊也晉侯執之義
也然不能聲其臯而討之以邦成弊之且執而戮之乃
以其役之勞因其來會于戚既與之盟而復執之此仍
誘而執之者也誘而執之俾曹人得以無臯爲辭故曹
伯終歸其國穀梁子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似謂侯不應執伯誤矣執之誠當乎天理合乎天心雖

公侯皆可執也否則匹夫猶不可執而況伯子男哉且有所受之者爲伯討無所受之者非伯討晉之策命爲伯久已受之天王矣而不能行天討則安得假伯討之名故春秋稱爵以譏之譏非貶也蓋於褒之中寓譏之意焉不然晉文執衛侯則貶稱人矣衛侯殺叔武晉文執之曷爲貶稱人叔武臣也衛侯君也君殺臣其擧小未若曹伯之擧大且以元咺之訴而執其君尤亂君臣之義故春秋貶文公而不貶厲公豈非彼善於此乎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

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歟抑無所受之歟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擧且旣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擧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然則執可以執之爲士師則可以執之晉士伯不告于天子之士師而專執之則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若是則可謂伯討歟曹詩侯人刺其公

春秋左傳卷四
也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故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以
此數其臯而執之豈非伯討乎曰否不然晉文之出亡
也自衛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骭脅欲觀其狀止其
舍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晉侯入曹誅觀狀也以其
無禮於我而執之特假乘軒三百以爲問臯之師故曰
五霸假之也齊桓嘗假之以合諸侯矣故一執鄭詹再
執袁濤塗雖非義執然終其身未嘗執諸侯則是天威
咫尺猶有顧忌之心焉故君子以爲近正晉文全無顧
忌一執曹伯再執衛侯皆非有所受之者也蓋其得國

也遲日暮塗遠倒行逆施時無王者孰能禁之故書曰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一伐一侵兩稱其爵言之重辭之
複但見其惡未見其美也故曰譎而不正哀四年晉人
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僖二十八年亦當書晉侯執曹
伯歸于宋曷爲不書歸而書畀又曰畀宋人畀者賜也
以曹伯賜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也且傳有
明文矣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是畀宋人
者曹衛之田也晉語亦云以曹
田衛田賜宋人經不書田言畀則田可
知說者謂執曹伯以畀宋失之矣以物與人謂之畀畀

舉也說文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墜楚人卑之

今作其音同

黃顛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則卑訓為舉明甚卑宋人

者謂舉以與之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操猶舉也書猶契

也言獻田宅者舉其契以致之也舉以致之之為卑故

言卑則田可知杜預注左傳乃引公穀之說以汨之不

可以不辨曹稱伯宋稱人一執之一卑之執之何卑卑

之何功非薄於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其情

見乎辭矣

春秋屬辭兩兩相對曹對宋伯對人執對卑若增一字便不成辭或謂有關文是不知比

事屬辭者也

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為或作歸于或作歸之

于一說歸之于者決絕之辭卑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絕

之辭卑未定也一說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說

孰是前說近之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

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於會歸于京

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而晉文實

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

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

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詣廷

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大司寇聽之于朝
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卿會其期
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
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臯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
必告於王也或曰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是
楚儼然京師矣故春秋直書之以臯晉曰否不然春秋
貴賤不嫌同號君反其國曰歸臣反其國亦曰歸歸于
楚歸于京師各據實而書說者謂以此臯晉其不然乎
戎蠻子赤窮而奔晉晉不能容而仍歸于楚是時晉有
范中行之亂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晉將分裂為三
春秋一變而成戰國矣君子讀春秋可以觀世變焉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四 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五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男 棟 定宇 校

會盟

古者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王合諸侯者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由是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說者謂時見無常期春秋傳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見者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四方盡朝朝畢為壇三成四門南鄉見諸侯

以命政於是擯而進之各以其等公在上侯伯中子男在下皆伯帥之以見于王猶康王之誥大保帥西方畢公帥東方其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夏禹一會諸侯于塗山再會諸侯于會稽皆巡守也及其衰則帝癸會諸侯于仍而商興商侯履會諸侯于景亳商滅周興誓于孟津蒐于岐陽朝于艷宮會于塗山蓋王合諸侯其略如此伯合諸侯蓋始於五霸莫盛於齊桓之召陵晉文之踐土所謂侯帥子男以見于伯其禮不見于春秋而楚子合諸侯于申也宋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

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此十二禮者皆伯合諸侯之禮當時所未見後世亦不傳惜哉自周昭王南征不還巡守禮廢平王東遷周室夷于列國天子不巡守久矣徒存天王之號實不能復會諸侯故王合諸侯之禮亦廢闕不講儒者莫能言各以意說惟襄王二十年當魯僖公二十八年王會諸侯于河陽蓋百餘年莫能行之禮而一旦毅然行之皆晉文之力學者以爲疑愚謂周頌巡守有般而祀四嶽河海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隄山喬嶽允猶翕河然則河嶽乃天王巡守之地故穀

梁子曰溫河陽也言溫小諸侯言河陽大天子左氏亦云非其地者言溫非巡守之地巡守必于河嶽故大其辭曰河陽然不書會諸侯而書守何也守謂巡守言守則會諸侯可知王會諸侯惟巡守或有事而會雖非巡守亦行巡守之禮焉而穀梁子謂諱會天王則似不然吾聞君與臣會矣未聞臣會君吾聞王會諸侯矣未聞諸侯會王也曷爲而君與臣會

見尚書大傳

周官鄉士職聽

于朝司寇聽之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所謂君與臣會焉者也故禮公侯

可會卿卿不會公侯春秋卿會公侯數矣其禮亦如君會臣則君不爲卑臣豈爲伉哉春秋河陽之守猶岐陽之蒐王會諸侯惟此一見而已學者疑之而有晉侯召王之說按文元年晉襄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故王會諸侯於此諸侯朝王亦於此杜預謂晉侯自嫌强大不敢朝周其說尤悖不可以不辨春秋一會盟之天下也而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荀子亦云然以爲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愚謂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于是乎有盟盟之禮其來尚矣周禮有司盟及詛祝之官

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句會同則掌其盟約之
載古者大會同乃盟謂之大盟約大司寇涖之而登于
天府非大會同而盟是爲屢盟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
用長詛祝之官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而詛其
不信者故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王會諸侯而盟則
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
桃茆尸盟者割牛耳取血珠槃盛之拂以桃茆戎右贊
而助焉及歃血則傳玉敦授當歃者北面詔明神明神
者虞之六宗周之方明也殷大甲元年
初祀方明方明者六宗之

位設六玉及六色象上下四方之神尊而宗之故曰六
宗古盟禮已亡略見覲禮虞禋六宗而覲四岳羣牧周
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雖皆不言盟而臨之以上帝
莅之以羣神非盟而何所謂盟詛不及三王者以其無
忠信誠慤之心徒爲固結之術屢盟以瀆鬼神則春秋
之所惡焉爾遂謂古者不盟豈其然乎春秋之始惟離
會及參盟而已莫適爲主故曰相命及齊桓起而糾合
諸侯遂爲盟主而有同盟之名諸侯始而疑旣而疑信
參半久之乃信故莊十六年幽之盟公雖會而不言公

据左穀二疑之也及二十七年復同盟于幽始稱公會

傳經文公穀經文同于是陳鄭服而天下皆信之矣十三年北

杏之會皆諸侯也曷為皆稱人穀梁經作齊人貶曷為

貶十二年宋萬弑閔公齊桓長養邦賊不一與師坐觀

宋亂使萬佚奔陳及十三年始會于北杏以安定之故

北杏之會宋人雖至而仍背焉齊桓不反求諸已至十

四年乃請師於周以伐宋故一伐一會皆貶稱人春秋

會盟未有言其故者獨桓二年稷之會曰成宋亂襄三

十年澶淵之會曰宋災故惡有名而無情也成宋亂者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周官有明文矣稷之會名為

成宋亂而實不能成澶淵之會名為恤宋災而實不能

恤故春秋特書以尤之說者謂是年蔡亂大蔡世子般

宋災小五月甲午宋十二國大夫不討蔡亂而恤宋災

此之謂不知務故春秋明言其故以示譏信乎抑否乎

曰否不然說有似是而非者此之謂也周官大宗伯以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弔禮哀禍哉如宋以禴禮哀圍敗

如宋災故以恤禮哀寇亂大行人致禴以補諸侯之裁小行

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

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司巫國有
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女巫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大
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通財如歸粟於蔡鄉師以歲時巡
國中及野而調萬民之難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有天
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蓋先王
救災之政至詳且悉如此宋大災者卽所謂邦國之大
裁先是鬼呼于廟鳥鳴于社皆曰譖譖及火妖作而禍
及宋君之母一國有憂四方震動天患莫大焉孰謂宋
災之爲小哉邦國則有通財之義難阨則有調委之施

禍裁則有哀弔之典十二國大夫致禴以補宋裁旣而
無歸於宋且不以王命施惠大夫而擅作福之權故澶
淵之會皆卿也而稱人以貶之是則皆然愚猶有說男
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家以之齊國以之治魯
有文姜哀姜穆姜不貞不潔難由內作國幾喪亡故春
秋婦人之節不可以不旌也伯姬少有淑德三國爭媵
媵不書而春秋特爲伯姬而備書之豈非以其賢乎故
生則詳其歸死則錄其葬十二國之大夫奔走澶淵若
曰爾財可復死者不可復生矣蓋伯姬賢名素聞乎隣

國及其死於火也足以震驚十二國之諸侯故曰伯姬
燔而諸侯憚憚者敬其節痛其災弔其喪會其葬春秋
書之重辭之復其中必有大美存焉若夫長養弒君之
賊春秋之霸主皆然矣襄十四年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是時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而立公孫剽晉悼用荀
偃之邪謀不討孫甯而納衛獻公乃反會于戚而謀定
剽位宋有大災十二國同恤而賻補之禮也春秋惡無
禮乃因其行禮而顧刺之有是理乎且晉悼賢君尚不
能討出君之孫甯澶淵之大夫又焉能討蔡般哉彼之

不譏而此之是刺其慎甚矣吾故曰說有似是而非者
此之謂也然則晉悼果可謂之賢君歟愚謂晉悼非大
有爲之君而晉厲亦非無道之主是時晉六卿强大都
耦國號爲六將軍厲公欲盡去之而立其左右以張公
室然左右非其人厲公亦無知人之明不殺欒書而反
殺卻至以故身弒而無後於晉及悼公立而懲厲公之
禍由是敬禮六卿委任而責成之時稱其賢以爲復霸
而大夫益張晉之公室益卑數傳而分爲三晉實自悼
公始平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公及邾莊公盟于

姑蔑莊公名克字儀父春秋蔑之盟曷爲不稱爵而稱字蓋附庸之君未爵命故不稱爵未爵命曷爲不稱人稱人則嫌與微者盟稱字則知其爲未爵命之君也莊十三年北杏之會魯人未往邾人先至蓋齊桓請于王而爵命之矣旣爵命曷爲不稱子宋陳蔡三國之君皆稱人邾安得獨稱子何以知其旣爵命也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以此知之趙匡謂儀父乃邾子名曷爲一人兩名哉春秋會盟始于姑蔑終于黃池蓋楚合秦以敵晉晉亦合吳以敵楚其後吳楚皆主盟中夏會諸侯

而尊天王故春秋皆進之而稱子獨秦伯未嘗一與中夏會盟惟翟泉及溫兩書秦人皆非秦伯然齊桓不能聯秦晉而晉文能合齊秦故齊之強不如晉齊霸及身而已晉霸百有餘年雖由人事亦有天道焉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文武之深仁厚澤猶在人心也主中夏者必文武之子孫故魯未嘗稽首於齊而獨稽首於晉蓋以事共主者事盟主矣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至晉平而猶然況在文襄之世乎齊桓之霸也諸侯官受方物楚雖負固猶貢絲于周獨秦未聞以一

縷一蹄獻於天子故春秋狄秦以其不與中夏會盟而有跋扈不臣之跡及其卒也皆不名其卒不赴于王故不名然則曷爲營稻獨名康公名營穆公子共公名稻康公子晉文之納襄王也秦穆先師于河上及城濮之戰秦師與有功焉春秋以其殺三良而徇葬故任好之卒不志獨志營稻之卒而稱名以其嘗有功于中夏也且秦惟營稻赴于王故名定四年諸侯盟于臯鼫衛子魚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且云藏在周府卽

大司寇所泄之盟書登于天府者此王會諸侯之禮也故先同姓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王會諸侯而盟是爲宗盟僖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子卽衛武是時衛侯出奔楚故令其母弟叔武受盟從諸侯在喪之例而稱子序于鄭後莒前此伯會諸侯之禮也王會諸侯則稱名伯會諸侯則稱爵稱名則以同姓爲先稱爵則以大小爲次春秋皆伯會諸侯而無王會諸侯之禮其禮獨見于踐土之載書藏在周府人所不見左傳備載之以爲一代大典後之

學者詳焉襄三年盟于雞澤齊世子光序於莒邾下其
後會于戚盟于戲會于祖皆然至十年秋公會諸侯伐
鄭齊世子光猶在莒邾下也稍進在滕薛上其後復伐
鄭及會于蕭魚不特越滕薛而上之直進在莒邾上同
一世子也上下無常進退無恒其義安在周禮諸侯之
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
皮帛繼子男齊本侯下一等則列于伯世子光前在莒
邾下者未誓于天子也後在莒邾上者已誓于天子也
孰請于天子而誓之晉悼請之曷爲晉悼請之齊世子

光三從諸侯伐鄭故晉悼請于天子而誓之案十九年
傳齊靈欲廢光而立其妾子牙牙母仲子曰不可光之
立也列於諸侯矣未誓于天子安得列於諸侯哉公羊
不信國史亦不信周官惟篤信其師之說其師之所未
言則以意逆之故失者常多乃云齊侯驕蹇使其世子
處乎諸侯之上其不然乎會盟之先後盟主序之齊侯
焉能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昭二年韓宣子來聘
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
則春秋本周禮以紀事學者不明周禮焉識春秋

俗儒說春

春秋以爲盟以結信尊者不與方嶽之盟殷同之盟皆諸侯自相與盟王官之伯臨之而已伯猶不盟何況尊者愚謂民無信不立與國人交止于信故盟以結之上下同焉曷爲而尊者不與乎周禮不從而顧從俗說異哉吳語黃池之會晉令董褐請事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無姬姓之振也徒遽來告日夜相繼匍匐就君君今非王室不安平是憂億負晉衆庶不式諸戎翟楚秦然則春秋狄秦信矣不與會盟不入貢獻視楚爲尤甚焉董褐復命亦云周室旣卑諸侯失禮于天子訊讓日至曰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今伯父有蠻荆之憂禮世不續然則吳

之先世修朝聘後不續終故黃池之會去淫名而行禮蓋吳楚僭王猶漢尉佗僭帝其聘于天子也仍稱臣其卒而赴于天子也仍稱名獨秦伯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學者徒狄吳楚而不狄秦異乎吾所聞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注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

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桓公

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傳曰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莫知所在當考

左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經不書宋非闕也齊衛鄭

盟于宋地故不書宋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杜注地于齊齊

亦與盟公羊經作公會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

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啖助曰凡盟會稱人皆不命卿也是年盟于齊經書

會傳稱陳穆公宣十二年盟于清丘傳稱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然則諸侯及命卿皆稱人啖助之說妄甚

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

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

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以地者地主必與盟則盟

亦不序桓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惡曹宋地

不序宋人是也惡曹地闕何以知其為宋地以傳知之

襄九年冬諸侯盟于戲戲鄭地鄭同盟而不序鄭十一年

城蕭魚皆鄭地一盟一會鄭皆與而不序二十五年秋諸侯盟于重丘重丘

齊地齊同盟而不序齊推此類而參觀之則地主不序
非獨惡曹之盟且傳有明文矣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
于惡曹蓋三國盟于宋地則宋爲地主故列于末不然
宋大國也曷爲序於鄭下哉杜預謂宋不書經闕焉知
其非傳誤而妄以爲經闕乎孔疏乃謂經闕宋傳先舉
經之所有而以闕者補之故後言宋耳不能辨明更益
其妄矣或云惡曹之盟卽去年冬來戰于郎之三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
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戰稱爵盟稱人則又何說或云
奪爵示貶不貶於戰而貶於盟傳無實事學者好爲異

說若此且奪爵示貶則必稱爵示褒來戰于郎何褒之
有然則前戰于魯後盟于宋乃兩事非一事也說者又
見僖十九年齊之盟楚人在列以爲楚得與中國會盟
自此始故經不言公會而以鄭列楚下蓋深臯之如其
然則僖四年召陵之會屈完在列獨非楚人哉春秋亦
當深臯之且推而遠之擯而斥之然後可曷爲不加擯
斥而稱來盟未嘗推而遠一若引而近後之人且以齊
桓召陵之盟爲最盛乎傳言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
無忘齊桓之德故盟于齊國陳爲主盟則齊桓之德陳

蔡懷之楚人亦服之桓德遠矣故孟子稱五霸獨盛齊桓則是盟也春秋善之何舉之有焉春秋善之曷爲稱人人楚鄭不可不人陳蔡也且言齊桓之德雖沒世而猶在於人則春秋善之益信稱會而不言公者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鄭成也公實與而不言公豈深舉之哉東三傳于高閣而獨倡游言此春秋之舉人也夫

文公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七年六月諸侯會

于扈

左傳七年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謂所會之人不序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宋

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

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傳曰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謀納且謀伐齊也十四年齊商人弒君且執王使齊人賂晉侯故

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年秋齊人是以公不會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

不書諱國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十七年晉侯蒐

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 十六年宋弒昭公是年春晉衛

陳鄭伐宋立文公而還然則平宋者與宋平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

諸侯無功也

公羊傳 七年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

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眈晉大夫使

與公盟也 以目通指曰眈此公羊不知諸侯何國大夫何人并不知何故而盟于扈直以

意說而已

穀梁傳 七年其曰諸侯略之也

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兩盟一會皆不序諸侯而七年

盟于扈者諸侯則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七國之君而會之者文公也大夫則晉卿趙盾曷為諸

侯皆不序大夫亦不名先是六年秋晉襄公卒靈公幼

趙盾當國欲立長君而召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其徒

衛以送之晉而襄公夫人穆嬴者靈公之母也日抱太

子以啼于朝且抱以適趙氏而以大義責之趙盾與諸

大夫皆畏偏遂立靈公而敗秦師于令狐靈公既立而

會諸侯于扈晉趙盾因以盟主之命號召諸侯而諸侯皆至東諸侯之國齊爲大亦望風恐後以爲盟主新立莫敢偃蹇不恭趙盾遂以晉卿涖盟而總領八國則文襄之霸可謂盛矣雖然晉霸之盛見於此晉霸之衰亦萌於此前此未有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者文二年垂隴之盟魯大夫穆伯與晉司空士穀會宋陳鄭三國之君討衛故士穀書名傳云堪其事者謂能堪討衛之事而衛遂請成非以大夫而涖諸侯之盟也大夫而涖諸侯之盟實自文七年扈之盟始故諸侯不序以示譏大

夫不名以示貶然則十四年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至是時齊昭公卒故齊不至餘皆七年盟于扈之諸侯而涖盟者亦趙盾也曷爲諸侯序而大夫名春秋之義慎其終必先謹其始文七年扈之盟政在大夫之始也猶履霜而馴至于堅冰故自文十四年盟于新城之後至宣二年凡歷六年而趙盾遂弒靈公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從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故先辨之于靈公初立之年一譏一貶春秋謹始之義其嚴若此十五年十七年會盟于扈主之者皆靈公也前之盟齊弒其

君謀伐齊而不克後之會宋弑其君欲討宋而反與之
平實皆趙盾主其事人皆謂晉靈公不君我獨謂晉趙
盾不臣故前後會盟雖靈公主之諸侯皆不序與文七
年扈之盟等豈非晉霸之衰萌於此哉公羊不知事之
始終本末乃云諸侯不肯與公盟朕晉大夫使與公盟
是時晉霸猶盛趙盾爲政諸侯畏之以爲夏日之日赫
赫炎炎焉敢眈而指使之乎穀梁謂諸侯不序者略之
略之者其辭謹之者其義以爲無關於天下之故也故
略之以爲有關於天下之故也故謹之晉霸盛衰有關

於天下之故者也故文七年扈之盟其辭雖略其義甚
嚴後之學者宜三復焉左氏謂不書所會者公後至故
文八年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盟于衡
雍報扈之盟所以謝不敏也左氏略於義而詳於事愚
旣明其義於前仍列其事於後云

侵伐圍救春秋以齊晉二霸爲始終

古者王巡守大司馬起師合軍以從于是救無辜伐有
辜所以威天下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
旅降圍邑而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

侵之是故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
不伐樹木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
天之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犇者曰侵左氏曰有鐘
鼓曰伐無者曰侵輕者曰襲其說孰是曰皆是也鐘鼓
言其器也精犇言其情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
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
王者之師哉要而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
曰襲遲曰圍急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
揜之圍則合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

伐不出乎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
而冠履倒置夷夏不分莫如莊六年王人救衛爲尤甚
焉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討之故公會齊侯于防
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人衛人邾人而已及鄭伯
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
陳蔡鄰于楚楚之屬國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
故陳蔡猶得從王君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
出奔齊公羊以爲得臯于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
得其實蓋宣公殺急子及壽子而立朔皆朔搆而殺之

春秋經傳集解卷五
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于天王而立之說者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曷爲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衛則王人夷于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諸侯者臯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王之使也曷爲微之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伐

衛所以納朔也曷爲不言納五國伐衛而朔入于衛非

納而何不言納者莊公在焉諱國惡也

啖助駁穀梁趙匡駁公羊其說

皆卑曲故不復辨

然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付王人云爾黔牟立于桓十六年放于莊六年前後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剽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于冊踐土之盟書衛子曷爲獨闕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

君諱三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一人起而從王者君子恥之故諱之中國皆戎翟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齊之霸始于莊終于僖晉之霸始于僖終于定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于鄧始懼楚也當楚熊通之三十二年楚始強熊通曰我甚武遂自立爲武王蔡侯懼之故與鄭伯會謀于鄧桓八年當楚熊通之三十七年合諸侯于

沈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敗之始開百濮之地由是南諸侯皆服于楚熊通在位五十一年卒當魯莊之四年其子熊貲立是爲文王熊貲六年當魯莊之十年始敗蔡師于莘先是莊之九年齊桓得國及莊之十四年十六年滅息滅鄧皆不書獨十年一書荆敗蔡十四年再書荆入蔡者蓋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有虎視中原之志故謹而書之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于幽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二十八年荆復伐鄭當楚成王時楚有令尹子元

春秋傳
卷五
三
之難故楚師夜遁而還至三十年楚殺子元而令尹子
文當國於是楚難紆而子文能恤其民楚國由是益盛
矣僖元年荆始改號楚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
侵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
桓實能以德綏之也蓋自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惟十
三年蔡人與于北杏之會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
蓋役屬于楚負楚之固而不服于齊故僖四年齊桓會
七國之師侵蔡所謂負固不服則侵之也說者謂潛師
掠境曰侵失之矣會而侵則非潛師也侵而潰則非掠

境也欲伐乃侵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荆自此至十五
年楚人一滅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氛未
息烏在其能帖荆哉我所謂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
也且齊桓之於楚以文服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
車而不傷一卒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
周書柔武篇曰勝國若化不動金鼓善戰不鬪故曰柔
武齊桓之帖荆也非所謂柔武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
戎是時戎翟竝與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戍衛奔命
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豈以其遠而

春秋傳
卷五
三
獨棄之哉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北
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之則曷爲稱
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病戎翟豺狼人
人之所同病也宴安酖毒不可懷諸夏親暱不可棄故
輕千里而不愛一身則天下人人皆愛之矣齊侯來獻
戎捷禮歟曰禮也左氏曷爲謂之非禮左氏以爲非禮
者言當獻于王不當獻于魯獻于王不書獻于魯則書
之曰來獻者尊宗國也古者致物于人通行曰饋尊之
則曰獻周官玉府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

物受而藏之鄭康成謂百工所作可以獻遺諸侯者內
府則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幣獻者諸侯朝聘所獻國珍故言四方以別之然則獻
者上下同名雖君賜臣爵亦曰獻祭統君洗玉爵獻卿
以瑤爵獻大夫以散爵獻士爵不同而獻則同等夷相
饋亦曰獻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
執末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推而至于獻鳥獻
魚皆謂之獻祭禮獻尸獻賓獻祝獻佐食上自尸下至
佐食皆曰獻故春秋貴賤不嫌同號孰謂諸侯不相獻

春秋左傳卷五
三
哉穀梁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篇有
山戎菽山戎東北夷菽以爲獻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
冬菘與戎菽布之天下故桓公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
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公羊子曰威我也威我者僖二
十一年楚子伐宋使宜申來獻捷以示威旗獲而過我
也公羊莊三十一年傳當移掇在僖二十一年遂謂桓公之於魯亦然豈其
然乎晉自桓八年曲沃伯滅翼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
沃伯以一軍爲晉侯其子獻公漸强大而當齊桓公時
西與秦鄰結爲婚媾由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皆

不書獨僖二年滅下陽乃書豈文告惟此及魯哉下陽
者虞虢之塞也猶鄭虎牢虎牢城而鄭服下陽滅而虞
虢舉矣故書其後遂滅虞虢雖當齊桓之盛未嘗一與
中夏會盟蓋齊桓能南合江黃而不能西聯秦晉秦晉
亦無志于中夏而不與齊爭故齊桓北伐南侵未遑西
略及齊桓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
之僖二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遂
釋宋圍而敗楚師于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
之功大于齊桓以齊桓僅能帖荆而晉文遂能敗楚然

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

復爭鄭者十有五年自僖二十八年及晉靈年少不君趙

盾為政范山言于楚子以為北方可圖乃師于狼淵以

伐鄭鄭及楚平其後新城之盟蔡人不與齊侯侵魯宋

弑昭公謀伐齊而不克討宋臯而空還則諸侯之無能

為也然晉猶號為盟主及楚莊興一侵鄭宣三四伐鄭

四年五年一圍鄭而敗晉師于邲楚氛復熾而晉

猶存盟主之名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告於諸侯示之

以整蒐焉而還鄭人懼于是鄭伯如楚以謀晉然楚伐

宋而晉不救以為天方授楚未可違天則楚益橫而晉

信無能為矣及楚莊卒楚共立成六年七年楚再伐鄭

晉亦兩救鄭成三年晉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鄭初從晉後貳于楚十六年楚以汝陰之田賂鄭求成

故鄭叛晉於是晉厲伐鄭而敗楚于鄢陵與城濮之師

後先輝映君子大晉厲之功亞于晉文焉說者謂厲公

德薄而功多助之寡而畏之眾欲去晉之強家而張公

室惑于欒書而殺卻至以故霸業不終惜哉是時晉敗

楚而鄭仍不服蓋鄭受楚之賂懷楚之惠以為楚共以

鄭故親集矢於其目不忍背之由是晉悼數與楚爭鄭

凡五伐一侵襄元年伐鄭二年侵鄭九年十年再伐鄭十一年伐鄭是年九月復伐鄭而後

行成納斥候禁侵掠蓋得鄭之難若此說者謂三駕功

高悼公復霸而我獨謂悼公非大有為之君者以其失

政刑而大夫張也欒書弑厲公而立悼公則悼公實賴

欒書而得立故書乃厲公之賊悼公之功臣其子厲竊

有所恃而數違軍令襄十年陽陵之師厲違令而獨進

十四年榭林之役厲又違令而獨歸悼公以其父有立

已之勲而曲護之皆置而不問不然魏絳戮揚干悼公

怒而欲殺絳曷為獨置侈汰之欒厲而若罔聞哉顛頡

從亡之臣也以違令殺之而徇于師君子謂文公其能

刑矣悼公不能刑由是晉之六卿強而公室益弱晉政

多門自悼公始悼之末年齊貳于晉其後遂伐晉取朝

歌東諸侯齊為大國獨先叛晉亦始于此及昭八年楚

滅陳十一年楚滅蔡晉不能救霸業衰焉而齊景公北

伐燕南伐徐皆取賂而還莫之亢也則諸侯之無伯也

夫雖然魯與宋衛猶事晉也初襄十四年戚之會晉人

假羽旄於齊齊始貳至定四年召陵之會晉人假羽旄

於鄭鄭亦貳說者謂晉以此失諸侯其不然必矣此薄
物細故何足以失諸侯政在家門乃晉失諸侯之本昔
厲公欲振作之而不能及悼公遂因仍之而不改凌夷
至于平昭頃定公乘無人六卿交惡故宋猶事晉樂祁
往聘立後而行貳我者不見討聘我者反見執而欲求
諸侯之不我叛其可得乎定六年魯爲晉侵鄭而使季
桓子獻鄭俘明鄭叛也齊衛盟于鹹又盟于瑣衛亦叛
晉矣十一年冬及鄭平魯始叛晉也自是中夏無盟主
晉霸終于此

隱公

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左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

凡伯來聘戎伐之于楚丘以歸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伐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

何大之也

春秋之例國曰滅人曰執虞公滅于晉曰執虞公凡伯
執于戎曰伐凡伯滅國曰執臯之也曷爲執人而曰伐
伐者伐有臯也凡伯亦有臯歟曰然凡伯無臯不稱伐

春和記 卷五
稱伐則有臯明矣凡伯之臯奈何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猶聘而問卿其事殊其禮一發幣于公卿者卽聘禮問卿之幣也朝之日請有事于公卿猶聘之日請有事于大夫皆禮辭許明日乃行侯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幣皆及之下大夫嘗有玉帛之使者亦及之朝聘之明日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其幣則束帛四皮問訖復面謂之私面其幣則束錦乘馬凡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而往謂賓來問卿卿卽往勞賓其不勞者唯幣之所不及者而已或卿大夫有故如疾

病與哀慘不得親受幣則使爵同者攝行之如親受幣之禮而不拜焉於是卿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老牽牛以致之上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士牽羊以致之又卿大夫於賓壹饗壹食饗有酬幣食有侑幣如有故不親行亦使爵同者以幣致之及賓將去又拜送曰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蓋聘禮敬賓若此則朝禮之於賓亦若此凡伯爲天子之老賓來不勞不餼不饗不食及賓去又不拜送故曰弗賓言不以賓禮禮之也列國賓至榮辱之事君臣同之凡伯弗賓大辱國矣易曰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三人謂賓及介言敬則終吉弗敬則終凶弗賓者弗敬也戎能行禮而凡伯慢之焉能免於凶乎其見伐也宜哉然則春秋言伐者皆伐有臯歟曰否不然伐有臯者仁義之師也雖桓文不足以當之而況其下焉者乎我所以獨臯凡伯者猶逢蒙殺羿孟子不臯逢蒙而獨臯羿謂羿實自取之故曰凡伯亦有臯焉古者卿行旅從凡伯周之卿聘于魯而為過賓于衛必有從之旅伏戎于莽要而擊之故言伐公穀以為言伐者大之其意謂凡伯天使也故諱言執而大言

伐春秋紀實事執則言執伐則言伐何大之有且凡伯單伯皆天使也曷為文十四年直書齊人執單伯而不為之諱乎公穀既創為言伐者大之之說遂以單伯為魯大夫魯無單伯學者皆知之故不復辨左傳最有功於春秋公穀有功兼有過如齊子叔姬公穀不知其事而以意說又公羊不知秦穆公名任好而以康公罃為穆公是不知其人而以意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謂既知其事又知其人然後以我之意逆彼之志乃為得之如不知其事與其人而徒以意逆未有不失者也學者信其所必不可信疑其所必無可疑則又惑之甚者也

桓公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
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
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春秋書戰有戰期有戰地獨此期而不地公羊謂在魯
穀梁謂在紀鄭康成從公羊兼取穀梁之說而破紀爲
已言在魯也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此本春秋緯

所云龍門之戰死者滿溝故破字以就其說且合二傳
而爲一矣左氏謂不書所戰後也蓋先會而後戰旣戰
而公至未及所戰之地并未及所戰之期故追書其日
而不地必非在魯抑在紀歟趙匡曰據經內兵以紀爲
主外兵以齊爲主明齊以三國之師伐紀公與鄭救之
而勝此本穀梁非臆說也春秋緯未足信當從穀梁然
則一伐一救曷爲經不言伐亦不言救蓋齊與三國襲
紀故不言伐魯鄭雖能救紀而紀終亡故不言救也何
以知齊與三國襲紀以桓五年左傳知之齊僖與鄭莊

嘗欲襲紀矣而託言朝紀人先告于魯而爲之備故不克至是齊與三國復襲紀紀人亦先告魯魯與鄭亦託言會而往救紀非徒不克而反敗之蓋當日之事與情若此齊僖鄭莊本爲一黨及鄭突立而宋多責賂變爲仇讎齊與紀又世讎也由是宋黨於齊鄭黨於魯齊欲襲紀而宋助之魯欲救紀而鄭助之魯後其期而卒敗齊宋及衛燕之師者實鄭厲公之力然終不能救紀之亡故經不言救者以此啖趙春秋全無可取愚惟取此一條

僖公

三十有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

經作敗秦師于殽

左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秦伯怒師出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稱人微者

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

貶君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詐卒也齊人語

此何以日盡也

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晉人者晉子

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

主乎戰也

公穀正論俗儒攻之適見其妄

秦晉構兵始于殽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

遂合于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殽之戰狄秦而微晉交

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舅甥之國城濮之戰秦

有功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

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于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

說者謂城濮之後楚人帖息而秦首爲亂階不可以縱

而弗擊非也秦本無志於中原今忽焉千里襲鄭無功

而返又焉能爲亂於天下哉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五 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六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拔

男 棟 定宇

齊衛結謀叛晉

定公七年秋齊侯衛侯盟于沙

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
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
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

齊衛聯兵伐晉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

侯次于垂葭 兩次皆伐晉

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

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 卜過之 過中牟 龜焦衛侯曰可

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

致糕媚杏于衛 以三邑答謝衛侯 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

夷儀也 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

葭使師伐晉將濟河齊侯欲與衛侯乘或告曰晉

師至矣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范中行亂晉

十有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

諸晉陽午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

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氏中行

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范臯夷無寵於范吉

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荀文子躒

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荀寅相惡魏襄子亦

與范昭子

士吉射

相惡

簡子韓不信 襄子魏曼多

故五子謀將逐

荀寅范吉射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

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

子敗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齊衛謀救范中行

與宋魯同謀此諸侯謀救范中行之始

十有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秋齊侯宋公會于

洮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

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

師于潞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齊衛聯兵伐晉以救范中行

哀公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趙稷涉賓以邯鄲叛

事在定秋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

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晉趙鞅帥師取戚納衛世子蒯賾于戚以為晉

援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言伐衛者帥師取

戚以居蒯聵也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

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綽八人衰經偽自衛

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齊人輸粟於范中行鄭人送之晉趙鞅敗鄭師

于戚經書鐵者鐵在戚城南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

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鄭為

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

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

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大子救

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

車

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中行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中山鮮虞也元年齊衛伐

晉以救范氏鮮虞與焉故今圍戚而仍求援于鮮虞也前伐晉者衛孔圉今圍戚者衛石曼姑其人異其事同則圍戚以救范氏明矣是時蒯贖在戚而齊衛圍之故有子圍父之說如其然則衛世子于鮮虞何與而齊衛為之求援哉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

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

丑奔邯鄲

齊衛聯兵救范氏再圍五鹿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

元年圍五鹿以救邯鄲

四年傳秋七月齊陳乞弒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

五鹿

元年伐晉者衛孔圉三年圍戚者衛石曼姑四年圍五鹿者衛甯跪皆救范氏也公穀二家不

知其事之本末以為圍戚乃子圍父曷足信乎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

墮臨國夏伐晉

即三年圍戚者

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

口

八邑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晉范中行之亂前後八年而後平

始于定十三年終于哀五

年救之者齊衛鮮虞宋鄭魯而救之尤力者齊衛也

五年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趙鞅報伐衛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趙鞅報伐鮮虞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右趙鞅一伐衛一伐鮮虞皆以救范氏故

春秋東諸侯之黨齊衛為魁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

蒲傷天下之無王也定七年齊侯衛侯結謀于瑣

瑣即沙聲

之傷天下之無霸也由是齊衛聯兵伐晉一次五氏一

次垂葭是時晉霸既衰諸侯叛晉而齊衛之邦交尤密

故定十三年晉有范中行之亂齊衛會于牽于洮謀救

范中行哀元年齊衛遂聯兵伐晉哀四年齊衛復聯兵

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則齊衛之救范中行者不

可謂不力矣獨哀三年齊衛聯兵圍戚以救范氏是時

衛蒯躄在戚而齊衛圍之故公穀二傳以為衛輒拒父

而左氏不言傳曰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者晉之

讐不服晉晉數伐之中山亦伐晉以報之故齊衛圍戚而求援焉則戚是時屬晉不屬衛也案戚乃衛孫氏邑或屬衛或屬晉文元年晉師圍戚取之至八年復歸之衛成七年孫林父出奔晉則戚隨屬晉衛侯如晉晉反戚於衛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以戚如晉則戚又屬晉二十九年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于戚則戚乃衛晉間之地故其屬無常昭七年衛襄公卒晉范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則戚又屬衛哀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晉趙鞅禦之遇於戚將戰郵無

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衛大子蒯聵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先是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故爲簡子車右而敗鄭師經書戰于鐵者鐵乃戚城南之丘明鐵之戰實在戚則戚是時仍屬晉矣哀元年夏齊衛救邯鄲圍五鹿蓋范氏之黨趙稷涉賓以邯鄲叛故齊衛圍五鹿以救邯鄲則三年齊衛圍戚救范氏也元年秋齊侯衛侯謀救范氏而會于乾侯魯師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然則齊衛元年兩伐晉一圍五鹿一取棘蒲而中山及魯

亦與焉至是齊衛復伐晉圍晉之戚而求援于中山乃救范氏非拒蒯躄益信矣及五年范中行之亂既平趙鞅以衛救范氏故伐衛六年晉治范氏之亂伐鮮虞則齊衛中山皆以救范氏而伐晉故趙鞅亦報伐衛及中山於衛世子何與乎是時晉失諸侯而趙氏與范中行爭國各據邑以叛興兵相攻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左氏據國史紀事前後詳密公穀不信國史而以意逆之得失常參半見經前有納戚後有圍戚之文又圍戚之師衛石曼姑也遂疑曼姑爲子圍父如其然則齊國

夏何爲者哉四年國夏伐晉取晉八邑而納荀寅于栢人者中山之力居多故三年圍戚國夏主兵而求援于中山也人雖甚不肖苟非兩足之禽未有子圍其父願爲戎首以助之者吾知其必不然矣杜預注左傳不詳考其事之始終本末又引公穀之說以亂之故自漢至今其義未明愚特備錄經傳於前復加詳說於後以辨羣儒之惑而待後之學者昭二十六年炊鼻之戰季氏以臣拒君經書公圍成而不言戰以其不可以訓故不言春秋不言臣拒君而獨書子圍父滅天理絕人倫君

子不忍言策書所不載後之學者詳焉或問曰齊國夏
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曼姑不知蒯贖在戚歟抑明知之
而佯若不知歟曰非然也蒯贖在晉不在戚也何以知
蒯贖在晉歟哀十六年蒯贖自戚入于衛十七年晉趙
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以此知蒯贖在
晉也哀二年蒯贖旣以勇力持矛而爲趙鞅車右矣三
年趙鞅圍邯鄲蒯贖亦必從之則蒯贖在晉不在戚又
何疑且晉取戚而蒯贖居之實趙鞅爲主故齊衛伐趙
鞅而圍戚其事與其文甚明又何必嘵嘵焉復爲之辨

哉

襄公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
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
亦許之如齊齊亦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
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

良霄至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

寅晉荀寅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

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壬申左師復言於

子木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子木

至自陳據傳楚屈建在陳與盟不與會而經書於會者是會也晉楚為主故屈建雖不與於

亦書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曹許

無大夫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荀盈謂趙孟故稱人

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季武子使謂

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齊本不與會焉得與盟宋為地主與盟可知然則不與盟者乃邾滕也叔

孫曰邾滕人之私也邾私屬于齊滕私屬于宋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邾滕人之私屬故不與盟魯非人之私屬何敢視之

季武子所以欲視邾滕者以邾滕既至必與盟故

欲視之以輕其貢賦耳既而邾滕皆不與盟魯又

安得視之哉欲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

信也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楚蔡衛陳鄭許曹八國之大夫于宋秋盟于宋宋爲地主魯往會之與盟者十國傳稱齊慶封邾悼公滕成公皆至而不序于會亦不與于盟是盟也晉楚二伯主盟中夏而諸侯之從者更相朝獨釋齊秦兩大國故齊慶封雖至而不序曹許之大夫稱人而不名邾滕尤微其君親至而會盟皆不與然則大國釋齊秦小國亦釋邾滕矣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豈邾滕非列國歟且曰邾滕人之私也春秋之滕薛小邾實

私屬於齊宋故襄二年秋會于戚邾人至而滕薛小邾不至晉荀罃謂魯仲孫蔑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故是年冬復會于戚因知武子之言而滕薛小邾與齊崔杼偕至則滕薛小邾齊之私屬也而邾無聞焉定元年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我役也則滕薛小邾亦私屬於宋矣故宋之盟薛邾不至邾滕雖至亦不登於會盟之列也哀七年公伐邾入其國以其君來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邾

春秋左傳卷第六
賦六百乘君之私則是春秋小國皆大國之私邾舊屬
齊滕舊屬宋故齊宋請邾滕請爲其屬猶魯之請屬鄆
也襄四年公如晉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寡君願
事君無失官命以鄆無賦於司馬故願借助於鄆晉侯
許之是以五年夏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比諸魯大夫
焉旣而以屬鄆爲不利故于是年秋戚之會鄆人在列
仍使鄆大夫聽命于會然則宋之會邾滕不與者明爲
齊宋之私屬而不復聽命于會矣絕小國于會而以爲
己私自宋之盟始又不請于君而出自大夫之命則是

盟也大夫之私盟也安得謂晉楚二伯主盟中夏哉故
春秋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卑之也且臯之也如從前
目後凡之例則當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再稱豹者
豹若從季孫之言而視邾滕則大辱國矣故再稱豹言
其不辱君命也左傳以爲違命而舍族其不然乎晉楚
之成創自鍾儀繼之糴莜由是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
晉楚之成至成十二年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
宋西門之外是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鄭伯如晉聽
成春秋不書盟而書會者言晉楚之成成于瑣澤之會

也晉楚既成之後晉卻至如楚聘楚公子罷亦如晉報聘而盟于赤棘魯不與故不書瑣澤之會魯亦與焉晉楚之成實始于此既而有鄢陵之戰以敗其成自此晉楚交爭幾無寧歲自成十六年至襄十一年前後十三年而鄭始服楚不能爭晉楚之構兵乃息及晉悼卒晉平立晉霸益衰襄二十六年冬楚子伐鄭鄭知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故不禦寇而楚師亦退宋向戌遂造為弭兵之說告於晉楚及齊秦而會諸侯之大夫于宋於是晉楚二伯之名而天下之兵亦少戢矣齊不與盟亦

朝于晉

襄二十八年

是時諸侯猶未叛晉也晉楚爭先楚人

衷甲以脅晉晉畏楚乃先楚人晉少懦矣焉能禁楚氛

之甚惡乎左傳謂晉有信故書先晉則似不然會盟序

爵且先諸夏而後蠻夷假令楚有信又安得書先楚也

穀梁謂豹云者恭也是則然矣而歸美於晉趙武其失

與左氏同晉楚分爲二伯而大夫主盟不恭孰甚焉故

春秋特正其名曰諸侯之大夫以此不然詳于會而略

于盟可也又何必復書諸侯之大夫哉

襄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

于京城北又會于蕭魚皆不言諸侯自宋盟之後魯爲宗國宋爲上公皆

往朝于楚供其職貢從其時命重其幣帛賀其福而弔其凶小國之君奔走于兩大國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敢憚勤勞事楚尤苦於事晉此春秋之一變也及楚康卒邾敖立邾敖弑楚靈立昭之四年楚使椒舉如晉猶假宋之盟而求諸侯于晉晉許之而諸侯麋至由是會于申而伐吳滅賴昭八年滅陳十一年滅蔡是時晉平公卒昭公立晉失其霸坐視陳蔡之亡而不能救楚遂橫行而莫之禁此春秋之又一變也十三年楚靈弑于乾谿楚平立晉昭會諸侯于平丘而陳蔡復國實楚復之

非晉之力二十六年楚平卒楚昭立三十卒晉頃卒晉定立晉霸失而楚亦衰吳遂興哀十三年黃池之會吳晉分爲兩伯春秋于是乎遂終

桓公

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

伐鄭

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

宋立厲公多賈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不平

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卽穀丘也句古侯反瀆音豆句瀆反爲穀故句

瀆之丘卽穀丘反切之學實萌於此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

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法以已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僖公

二十有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

取穀

左傳二十六年夏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是年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等十六國諸侯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左傳三年冬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
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
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
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
奈何蔡昭公朝楚有美裘囊瓦求之不與爲是拘
昭公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是乎河曰天下
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案左傳吳
伐楚未聞

蔡爲前列也蔡侯歸自楚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
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明沈玉於漢亦非河且
誓不復濟漢豈請吳伐
楚實未嘗與之偕伐歟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案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使蔡
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
似公羊未
知其事也蔡請救于吳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
同故不
復錄

鄭厲立於宋莊宋多責賂於鄭故宋鄭不和魯桓欲平
宋鄭而有穀丘之會宋燕皆與又兩會宋而宋卒辭平
故魯桓獨與鄭盟而戰于宋則是宋燕一黨魯鄭一黨
也至明年公會紀鄭而及齊宋衛燕之師戰于紀則又

齊宋衛燕爲一黨矣先是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則宋與陳蔡本同盟之國故宋伐鄭而齊衛陳蔡從之春秋不書宋會四國而書宋以四國伐鄭且諸侯也而稱人舉宋也何舉乎宋鄭之亂實宋釀成之又以賂立突而責賂無厭魯再三欲平之而終不克遂與鄭合而與宋戰則曲在宋而鄭未爲直也且勝負亦未分焉至明年魯鄭與齊宋等戰于紀則魯鄭齊宋各行其意莫適爲主故戰而不地何謂各行其意欲襲紀者齊之意欲救紀者魯之意助齊而與鄭敵者宋之意助魯而與宋敵

者鄭之意故曰各行其意勝負雖分曲直未辨也至是宋復以四國諸侯伐鄭則曲全在宋惟宋獨行其意而已獨行其意者言非四國諸侯欲伐鄭也宋實以之所以舉宋云爾然則春秋戰伐而書以者皆以之者之舉歟曰非然也以者借人之力有能行其意者有能左右之者四國伐鄭而宋以之可謂能行其意矣未可謂能左右之也四國惟均齊爲大國又皆諸侯焉能左之右之惟宋馬首是瞻哉僖二十六年公子遂乞師于楚明帥楚師者遂也而公以之伐齊取穀非所謂能左右之

者歟故春秋獨臯以之者謂其借人之力以行其意又能左右之殘民之命逞己之私不仁甚矣故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若夫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定四年楚人圍蔡蔡方望救於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何臯之有焉吳之戰于柏舉也舍舟于淮濟漢而戰再戰于小別三戰于大別四戰于栢舉五戰于清發及雍澁而後及郢蔡雖與偕未聞與戰故曰不能左右之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

各欲報其家之讐吳用其謀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使之疲於奔命以病之又使之無忌佯爲畏而避之而後以大師繼之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爲救蔡吳實主兵蔡又焉能行其意乎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臯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所以者既進之矣以之者無臯可知然則何以不書救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吳大而蔡小蔡弱而吳強小能以大弱能以強義也惟柏舉之義爲然既書以故不書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

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
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有如此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羊作公會
左傳無曹伯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

疑之也察謂諸侯北杏之會不言諸侯
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

于幽

左傳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
侯也其授之諸侯何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
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

右齊桓同盟二

文公

文公十四年
晉靈八年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傳六月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右晉靈同盟一盟主不與大夫主盟故序晉于

末

宣公

宣公十二年
晉景三年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

清丘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

恤病討貳于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右大夫同盟時晉景為盟主故書先晉

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

于斷道

左傳十七年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

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

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

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

于卷楚

先會後盟
非一地也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

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

成公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先是許靈與鄭悼訟于楚鄭不勝楚人執

皇戌及子國故鄭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
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傳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
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
府

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

在前年

諸侯貳於晉晉人懼

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
至

右晉景同盟五其一大夫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時晉厲五年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事在

十三年

十有七年夏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齊靈宋平衛獻曹成

左傳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于曲洧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右晉厲同盟二

十有八年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

齊崔杼同盟于虛朶邾宣

左傳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十二月孟獻子會

于虛朶謀救宋也時宋有魚石之亂楚伐宋以助之宋人辭諸侯

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齊世

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鄭僖莒黎比

左傳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時周靈王新即位已未同

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杞孝 小邾穆 鄭簡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

鄭服也

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

盟于京城北滕成 杞孝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六月圍鄭鄭人懼乃行成秋

七月同盟于亳亳杜氏經文也服氏經文作京公穀二家皆作京故從之

右晉悼同盟四

二十有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晉平 宋平 衛殤 曹武

杞文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晉侯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

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

右晉平同盟一

昭公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晉昭齊景

衛靈 宋元 鄭定 曹武 莒著丘 邾莊 滕悼 薛獻 杞平 小邾穆八月甲戌同

盟于平丘

左傳晉成虓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竝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

邾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

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

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

於齊齊人懼對曰敢不聽從邾莒愬於晉晉侯不

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請君無勤

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及盟子產

爭承承謂貢賦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
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
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
不與盟

右晉昭同盟一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涖牲曰盟其
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菑以幣爲席以鞍爲
几以遇禮相見菑一作側謂周埒垣所以分內外衛威
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褐卽古之鞍故管子山

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幣者車覆笭會盟有壇周爲埒
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幣代之遇會盟三
者備見春秋而闕天子會諸侯之禮周官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惟大朝覲乃行之是爲大會同冢宰贊玉幣玉
獻玉几玉爵說者遂謂春秋同盟猶古殷同而設方明
於壇上其不然乎杜預謂服異謂之同亦非也僖四年
齊桓合諸侯以伐楚而楚服屈完遂及諸侯盟于召陵
則是盟也楚服也獨非服異哉曷爲不言同然則同非
服異信矣春秋前隱桓後定哀中夏無盟主故亦無同

盟蓋必有盟主而後有同盟也穀梁謂齊霸同盟者同尊周晉霸同盟者同外楚其說近是亦未盡然齊桓尊周莫盛於葵丘之盟明天子之五禁曷爲不言同公羊謂葵丘之盟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時桓德未衰亦未聞諸侯之叛其言未可信也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愚謂同盟者同事同謀同功同慮而同政同禁必待天子施而發之春秋王室旣卑其禮

不行久矣葵丘之盟宰孔臨之傳言宰孔先歸在旣盟之後則宰孔臨盟可知臨之以天子之宰而申五禁焉與天子殷同而發同禁何以別乎君子惡其無別也故不言同猶晉文踐土之盟王子虎臨之且在王庭故亦不言同以別于天子之殷同云爾召陵之盟楚人帖息而盟不言同者蓋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然則同盟者同外楚歟是故宣十二年四國大夫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恤病者言爲楚所病則同救之討貳者言貳心於楚則同伐之同外楚也故雖大夫盟亦曰同盟其

盟不信皆貶稱人襄二十七年九國大夫盟于宋其盟更甚於清丘皆大夫盟也一言同一不言同何哉當是時晉楚分爲兩伯猶後世南北兩朝北指南爲島夷南亦斥北爲索虜異俗異制異齊異宜乃欲混而一之合而同之其可得乎君子觀晉楚之盟不言同則穀梁外楚之說益信春秋自僖以前及文襄之霸未有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者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文七年扈之盟始說見前自是後兩盟于扈皆晉靈主盟諸侯亦不序言晉無君趙盾獨爲政也惟新城之盟七國諸侯皆序而

趙盾稱名大夫也而儼然爲盟主言其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所謂同心爲惡惡必成故亦稱同盟及宣二年盾弒靈公未聞諸侯之討而反託言孔子之褒遂有良大夫之目則春秋亂臣賊子接迹比肩于世君臣之大義不明蓋非一朝一夕矣僖十五年齊桓合諸侯盟于牡丘而諸侯先有散辭昭十三年晉昭合諸侯盟于平丘而諸侯皆有異志牡丘之盟不言同平丘之盟有異志而仍言同者晉霸雖衰諸侯猶同心外楚而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起而振之哉

啖助曰凡同盟者皆盟辭同也盟辭

彼此各異故不言同案襄九年同盟于戲晉為載書鄭
公子駢趨進而更其辭則盟辭彼此各異矣曷為亦書
同也啖助之說妄甚

隱公

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

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

何注魯不稱人者內辭宿不出主名者主

國與可知

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

盟不日

桓公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趯

公羊作公及穀梁作及左

氏亦作及而俗本左氏春秋作公會後人亂之也學者觀傳自明不必復辨

左傳及邾儀父盟于趯尋蔑之盟也

此左氏傳中之經足正經

文之誤又與穀梁經文同故從之

莊公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左氏無曹伯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宋儒不信左傳及諸子書而以小白為襄公子故有諱公盟與仇為昏之說

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僖公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

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穀二家經皆作公會獨左氏無公蓋闕文也杜預因經文闕公安

為之說不足與辨亦觀傳自明

左傳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

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尋踐土

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舉之也在禮卿不會公

侯會伯子男可也

傳明言公會則闕文可知

文公

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成公

三年冬十有一月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
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
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
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
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
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
盟衛禮也

公羊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己丑及郤犇盟

左傳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
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犇來聘且泣
盟

襄公

七年冬十月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是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

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而尋孫桓子之盟前見

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

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

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

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

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十有五年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左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傳不言盟地三傳皆無文

右會盟不言公會公及十三條中有誤文一之趙

盟 闕文一翟泉 存疑一僖十六年 幽之盟

春秋達例凡列國大夫來聘且尋盟則公與之盟不言

公亦不言地君不與臣盟故不言公盟於國故不言地

曷為齊高侯宋向戌獨言地高侯之盟在僖二十二年

秋齊及宋陳伐我西鄙在十九年冬左氏皆無傳莫知

其見伐之由蓋是年秋齊宋盟于鄆公子結亦與焉經

稱媵陳人之婦則是盟非公命可知何氏休謂鄆之盟

齊宋欲謀伐魯事雖無據然自長勺乘丘以來齊魯不

和久矣莊公亦倔强不肯下齊未嘗一朝齊國至是而

齊與魯平齊桓欲親厚魯魯特遣貴大夫高傒來盟是時齊爲盟主故不與之盟于國而特與之盟于防所以敬禮盟主故自盟之後齊魯遂和納幣結婚而仍世爲甥舅則是盟也所以合兩國之交成兩君之好故謹而書于策公羊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失之矣不言公者春秋公與大夫盟之達例也何諱之有哉宋爲上公王者之後天子有事燔焉有喪拜焉亦以敬禮盟主者敬禮宋視列國有加故齊高傒宋向戌獨言地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襄十五年及向戌盟于劉文無軒輊且宿之

盟宋魯始通劉之盟重尋舊好一也特以宋稱人而盟不曰故穀梁謂內外皆卑者宋稱人故外卑盟不曰故內卑然則凡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則曰公不與盟則不曰亦春秋之達例歟成三年及荀庚盟十一年及郟欒盟齊與晉皆盟主也曷爲或地或不地高傒齊之上卿荀庚郟欒晉之下卿也雖皆盟主而禮有等差故或地或不地者以此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諸侯之卿視天子之士故稱人王子虎臨之故亦稱人僖公會之故書曰公會王人公穀二家

經文及左氏傳文皆同獨左氏經文與傳互異不言公者蓋闕文也後世俗儒力攻左傳以爲尊經公穀二家經文炳然不以爲據反據左氏闕文而爲之說曰公會王人皆不言公乃引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以爲證妄之甚矣案文八年襄王崩頃王立文十年頃王二年先是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故毛伯衛來求金求金者猶求賻云爾由是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至是王使蘇子來盟于魯蓋王臣下盟諸侯周室之卑等于列國春秋不言蘇子來盟者爲天王諱也然則及蘇

子盟于女栗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周也而魯以待齊宋者待周亦不能無皐焉公會王人禮也王人來盟于魯則冠履不分上下矣翟泉之盟猶可言也盟于女栗尙忍言哉故女栗之盟不言公諱之也說者乃以翟泉與女栗同科不亦妄乎桓十七年及邾儀父盟于雒邾子克也嘗與隱公盟于蔑矣桓十五年邾儀父與牟葛來朝皆賤之而稱人明以夷狄待之公羊曰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及是復修蔑之好故旣賤之於前而稱人仍進之於後而稱字蔑雒兩盟皆渝一日一不日穀梁謂渝

春秋左傳卷六
盟不日非也蓋以趙之盟不言公而公實與盟故日則左氏經文之誤益信愚以左氏傳中之經正經文之誤非捨經而從傳實事求是正所以尊經後之學者詳焉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始霸合八國之諸侯而魯獨使微者往會左氏無文杜預臆說不足信也穀梁謂北杏之會稱人外疑之幽之會不言公內疑之北杏稱人是齊侯宋公矣幽盟不言公公實在列或以爲公叛盟故諱不稱公異論紛然終無定論愚謂當以公羊經文爲正二傳無公亦闕文也公會諸侯不言公獨此一條

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

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說見前

或問曰桓十七

年趙之盟曷爲不言公春與邾盟而秋伐邾君子以公背盟爲已速矣故伐邾亦言及而不言公所以譏公也文十年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公與之盟曷爲不日諱與王人盟故不言公別于公與大夫盟故不書日文公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

春秋左傳卷六
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
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
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三年夏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四年秋晉侯伐秦

左傳秋晉侯伐秦圍邠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左傳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
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夏四
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
朝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
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已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公穀二傳皆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故不錄

十年夏秦伐晉

左傳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經不夏秦伯伐晉

取北徵經不稱爵狄秦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

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

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

師于河曲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

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皆出

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穀梁傳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公羊曰此偏戰

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二傳一曰敵一曰略亦似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三年左傳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孔疏

桃林之塞在晉之南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之者以秦與東諸侯遠結恩好及西乞術聘魯亦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結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此阨塞欲斷其來往也

十四年左傳楚莊王立公子變與子儀作亂子儀鬪克字

初鬪克囚于秦事詳僖二秦有殺之敗而使歸求成

成而不得志故作亂秦晉構兵而秦合于楚共謀晉實自殺之戰始成十三年晉厲

公使呂相絕秦曰穆公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然則鬪克求成穆公使之楚成被弒故謀不成

十有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宣公

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崇二年春秦師伐晉

左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

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左傳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有五年六月秦人伐晉

經書六月下有秋螽傳稱秋七月必有一誤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成公

二年十有一月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晉伐齊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秦實西戎之長未嘗侵伐東諸侯以晉為之蔽也及殺之敗秦與楚合宣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至是楚又挾秦侵衛侵魯春秋不書侵而書公及楚人秦人等盟于蜀見秦楚合而晉霸少衰東諸侯靡然從之矣傳言畏

晉而竊與楚盟非也諸侯皆畏楚豈畏晉哉公穀皆不知楚救齊而侵衛侵魯故公與之盟直以意說而已

九年冬秦人白狄伐晉

左傳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左傳冬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顥盟晉侯于河東晉郤欒盟秦伯于河西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有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稱諸侯朝王明厲公帥諸侯以朝王也自魯

春和論 卷六
言之故曰公如京師不言朝而言如春秋達例說見第八卷或以為慢是以朝王為諸侯之慢必以不朝為諸侯之恭其說悖矣

左傳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名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襄公

九年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經不書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夏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

九年傳秦人侵晉經不書疑闕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楚不能救鄭而

鄭服于晉故秦人伐晉而聲言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

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
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左傳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

以報晉之取鄭也

秦楚聯兵伐宋

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

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

秦楚結爲婚姻

十有四年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
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
人伐秦

左傳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
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
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
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
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
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
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
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

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二十五年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皆在二

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左傳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

暴骨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公羊傳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故君子謂之出奔

襄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先是秦晉修成至是秦鍼奔晉公羊

以為仕諸晉信矣

定公

四年左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五戰及郢十一月

庚辰吳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于庭牆而哭七

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左傳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

五百乘以救楚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

敗夫槩王于沂九月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

吳師吳師居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

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冬十月楚子入于郢文十六年楚大

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百濮從之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都阪高當

是時楚其危哉秦人助楚滅庸而楚復安至是吳入郢都王奔隨楚已亡矣秦人救楚敗吳而楚復國皆

秦之大有造于楚者也

春秋大國晉楚齊秦東諸侯皆畏楚而不畏秦者蓋晉

足以當秦東諸侯實賴晉為之蔽也楚無大國之蔽故

志在中原由近及遠先肆虐于陳蔡而鄭當其衝楚之

虎視尤在鄭鄭服于楚東諸侯靡然從風楚遂橫行于

中原而莫之能禁秦豈無中原之志哉秦所忌者惟晉

春秋之全晉強戰國之三晉弱不足以當秦最近于秦

秦蠶食諸侯先自近始欲伐近而恐遠者救之故秦遠

交齊楚近攻三晉三晉亡而齊楚舉之若拾遺矣晉所

倚者亦惟秦故晉獻與秦穆結為婚媾及晉獻死而夷

齊卓子弑秦先納夷吾後納重耳重耳霸諸侯亦因秦

之力僖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背晉而竊與鄭盟且戍鄭

由是秦晉始有隙三十二年秦遂遣三帥襲鄭及其還

也晉襄要而擊之喪師于殽秦晉遂成讐敵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用孟明所謂仡仡勇夫也既喪師于殽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于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仡仡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乎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也惟二年晉人伐秦先且居爲帥而經不書謂之崇德春秋既人晉卿復人秦伯

蓋交譏之又何德之崇而謂之崇德乎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殺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于是遣楚囚鬪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者其心思克惟圖報復而已雖楚頽殞命厥謀未就然秦卒與楚成其後文十六年秦人助楚滅庸成二年晉與魯衛敗齊師于鞏秦人助楚救齊而侵衛侵魯遂與諸侯之大夫盟于蜀春秋惟城濮之戰及溫之會秦

人與焉昔晉合秦以敵楚今楚合秦以敵晉實因殺之
役晉襄激之使然由是陽橋之役晉畏其衆而避之魯
衛惴惴然從之蓋秦楚合而晉霸亦少衰矣及晉厲公
立合諸侯伐秦且先使呂相絕秦是時秦桓公既與厲
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聲其臯
以討之于是諸侯朝王仍自京師從劉康公成肅公伐
秦君子謂是師也名之正辭之順春秋書之特詳明與
厲公以復霸也故我謂厲公非無道之主者以此其後
悼公三駕伐鄭而楚不能復救鄭鄭遂屬晉秦人爲之

與師聲言救鄭而敗晉師于欒由是秦楚邦交益密又
重之以昏姻故秦人侵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晉
人取鄭秦楚聯兵伐宋師于楊梁以報之而東諸侯宋
衛魯咸被秦兵之酷烈豈非秦穆之詒謀也哉襄十四
年晉悼伐秦榭林之役遷延而退爲諸侯笑遠不如晉
厲麻隧之師諸侯皆睦于晉春秋諸儒褒悼而貶厲非
公論也

左傳褒貶皆春秋諸儒之論見于晉乘楚檇及
杞諸書而左氏取之故紀事皆實其論未公

襄二十五年秦晉脩成二十七年晉楚分爲兩伯天下
益少事晉霸雖衰而秦晉之構兵亦息矣當是時楚弱

吳強吳楚交爭中夏無盟主及吳伐楚入郢昭王奔隨秦人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復國自是後秦不復見於春秋晉遂分裂為韓魏趙春秋一變為戰國而秦愈強力戰而并天下天下號為虎狼秦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六

終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七

後學

吳泰來

企晉

校

男

棟

定宇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說者謂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後年子無知遂

纂齊實由親愛之已甚也春秋凡稱弟者皆譏其不
然乎文武賢親竝建姬姓之國五十三周之子弟苟
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曷嘗不親愛之哉
乃云親愛之已甚遂開纂弑之階是必踈遠之而後
可也其說悖矣春秋凡稱弟
者皆親親也說見十五卷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九

年春天子

公穀作天王

使南季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夏傳曰

始平于齊也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氏休曰聘者問也

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六廟孝子謙不敢以己

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又曰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較讀為覺

詩有覺德行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

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范氏甯曰聘例時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

問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范氏甯曰

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頹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云非正未詳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

糾來聘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八年春天王

使家父來聘桓三年齊使來聘致夫人也成八年宋使來聘聘共姬也齊使在魯逆女之後

宋使在宋納幣之前經惟書聘傳詳其事春秋之通例也趙匡力攻左傳不斥聘共姬獨斥致夫人為安甚矣趙匡之妄也左氏據魯史為傳

安有魯史無文而左氏鑿空自造乎

左傳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四年夏周宰

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五年仍叔之子弱也經在從王

伐鄭前傳在後又兩書秋

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

伯糾何下大夫也何氏休曰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

也稱伯者上敬老也禮君於臣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王札子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

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

政也何氏休曰家采地父字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

穀梁傳任叔之子者任即仍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

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莊公

二十有三年春祭叔來聘夏荆人來聘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

故不名

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傳祭叔來聘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

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荆人來聘善累而後進

春秋傳 卷七
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僖公

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三十有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傳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三十二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文公

四年秋衛侯使甯俞來聘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十有二年秋秦伯使術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

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十二年秋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

而足也遂者何

遂與術通

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

書賢繆公也

繆公卒於文六年是時康公六年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蒺

即蒺藜

何也以其來我襲之

也

宣公

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冬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秋劉康公來報聘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

厚賄之康公即季子劉其采

師伐邾取繹冬子家如齊伐邾故

也國武子來報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成公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卻爨來聘十有八年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

嗣君也

宋共公立

八年春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十一

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

公

時葬晉景公止公使送葬

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爨來聘且

涖盟十八年夏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

也

時悼公初立公如晉朝

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公羊傳

晉荀庚衛孫良夫

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

尋舊盟也

襄公

元年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五年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
來聘八年冬晉侯使士匄來聘十有二年夏晉侯使
士魴來聘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十有六
年夏晉侯使荀吳來聘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
來聘二十有九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吳子使札來
聘吳與魯同姓春秋以其僭稱王而貶之故於其來
聘也則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同文
說者以札讓國而國亂春秋非貶吳乃貶札也札本
壽夢幼子不當立何讓之有且壽夢欲立季札猶魯
惠公欲立桓公皆不正魯之禍惠公爲之吳之亂亦
壽夢啓之反臯季札悖矣秦伯以兄讓弟故孔子稱
其三讓季札非讓也固無可褒
亦無可貶貶札之說愚所不知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左傳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

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

禮之大者也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
公初

卽七年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元
年且辭緩報

非貳也冬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

尋孫桓子之盟八年冬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

辱是年春
公如晉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十二年夏晉士

魴來聘且拜師前年伐鄭冬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禮也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二十六年晉

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是年衛侵戚東鄙又殺晉戌三

人百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名公會澶淵以討衛疆戚田二十

七年春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聘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

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九年范獻子來聘

拜城杞也是年仲孫羯會晉荀盈及諸侯之大夫城杞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

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鄩

鼓父黨叔為一耦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請觀

見聘禮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立故遂聘于齊聘

於鄭適衛自衛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

罷來聘通嗣君也邾敖立

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

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

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

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

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

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遠罷無傳何氏休謂公數如晉

希見答今楚來聘故喜錄之言公五朝而晉兩聘故曰希公一朝楚楚亦一聘魯故曰喜錄之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

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

名成尊於上也

昭公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十有二年夏宋公使華定來聘二十有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

見代趙武禮也觀書於大史氏季札觀樂韓起觀書皆先請後觀禮也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既享宴於季氏

聘禮大夫於賓有饗食而無宴宴者饗之終立行享坐行宴也十二年夏宋華定

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初立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

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

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二十一年夏晉士

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

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是

也劉炫曰聘禮使卿主國待之饗餼五牢鮑國加
二牢故七牢又引鄭注卿五牢大夫三士犬牢而
已士鞅怒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萬國以比建
諸侯以比親此一陽當位而下交之象故天子之於萬
國之諸侯朝覲宗遇會同之外又有存頰省聘問之禮
焉所以撫邦國而親諸侯也周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
國時聘曰問殷頰曰視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
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大行
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

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所謂間問者歲徧存三
歲徧頰五歲徧省十二歲一巡守以巡守之明歲爲始
自五歲之後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言語者五方
之言辭命者六辭之命故名譯官諭之使通協之使同
九歲省而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書名有三皇五帝聲
音有淫過慢凶故屬諸史或讀之或達之或贊之屬諸
瞽或展之或合之或辨之則書文同而樂文亦同矣至
十一歲又徧省之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瀆
則瑞在典瑞節在掌節牢禮在掌客丈尺爲度金鐘爲

量數有九數器有百工八灋治官府八則治都鄙達同成修皆以法式等齊之蓋先王所以親諸侯者如此而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曰問每歲一往大曰聘間歲乃行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者又如此至春秋而天王不巡守存類省之禮皆不行天王遣使來聘惟隱桓之時凡五見僖三十年宣十年各一見而已所謂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者僅見於定之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穀梁子曰石尚

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蓋自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歷成襄昭三公百有餘年天王不行禮於魯至是始復行之故穀梁有貴復正之說而隱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又云聘諸侯非正其說前後如出兩人蓋穀梁之徒以意說而非本於師說有所受之者爲師說無所受之者爲意說後世無師唐宋俗儒皆好意說遂喜而從之以爲聘問而天王下聘猶朝覲而天子下堂皆衰周之失禮也如其然則朝聘以時有來而無往列國不相朝天王不報

聘周官未足信春秋朝聘之書於冊者皆譏也有是理哉若夫諸侯之邦交大國朝而小國聘其禮備見於春秋隱桓以前東諸侯之外未聞有來聘者南則楚西則秦皆大國而荆人來聘始見於莊之二十三年猶未行君臣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不稱使有臣無君非尊之乃抑之穀梁謂權在屈完故不言使則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亦權在國佐曷爲而獨稱使乎且召陵之師諸侯在焉爰婁之師大夫而已齊稱使而楚不稱使明楚未可同於齊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始有

君有臣矣然大夫猶未氏也及襄三十年楚子使遠罷

來聘由是大夫稱氏同於中國焉秦至穆公而始大文

三年傳稱秦伯伐晉經書秦人遂霸西戎而任好之卒不志

於春秋者以其僻在西戎未通玉帛之使也故春秋卒

楚子旅宣十年而不卒秦伯任好說者謂楚莊賢故卒之

則秦穆亦有賢名奚爲而不卒乎及文六年穆公卒康

公立康公三年當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

從荆人來聘之例而書秦人外之也及文十二年秦伯

使術來聘亦如楚子使椒而不氏則春秋抑秦甚於楚

矣至是秦始聘於魯知其亦聘於周生既聘死必赴赴於天子則稱名故文十八年秦康公營卒宣四年秦共公稻卒皆稱名自是後玉帛之使遂絕於魯知其亦絕於周故秦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春秋四書秦伯卒而不名生不聘死不赴也死不赴曷為書卒赴於魯不赴於周故不名而書卒且景哀惠三公魯皆遣使會其葬矣既書葬又安得不書卒公羊以秦為夷信矣乎然謂獨營稻以嫡立故名餘皆匿嫡之名愚未敢信也左傳乃謂未同盟故不名則秦康公與共公未聞與魯同盟曷

為營稻獨名哉

說者謂諸侯之於天子也有貢而無聘春秋諸侯不朝貢而以聘禮上問如邦

交為仇此俗儒之異說也大宗伯賓禮有八朝宗覲遇會同之後即繼之以時聘曰問殷頌曰視此問與視非諸侯聘於天子之禮乎且中庸明言朝聘以時蓋諸侯朝聘天子各以其時左傳亦云晉韓宣子聘於周辭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王曰辭不失舊此諸侯聘於天子之辭所謂時事者非聘而何俗儒好為異說以駁先賢顧以鄭氏釋周官為誤始於啖趙後人皆附會之吾所不取

莊公

九年夏公伐齊納糾

左傳經文公伐齊納糾孔疏云今定本經文糾之上子字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

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
前臣名也

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

可納者謂公及齊大夫盟于暨之時齊變而

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公穀皆不言讐子以糾非讐人

之子也故何休范甯之說皆不取

僖公

二十有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南頓縣故頓子國也周之

同姓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今南頓故城在頓南三十餘里

左傳秋秦晉伐都楚鬪克

申公儀子儀屈禦寇息公以申

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

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

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

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

圍陳納頓子于頓

公羊傳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

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

文公

十有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古接捷通

左傳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矍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矍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矍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

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矍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也義實不克爾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

穀梁傳是卻缺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負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矍且齊出也矍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

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申叔時諫乃復封陳

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

也春秋書入書納皆非禮也傳似失之

公羊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言非陳侯不當言納納公黨

與也陳侯在晉故納其黨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

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昭公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昭三年北燕伯欵出

奔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受賂而還故不言納也

左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陽即唐中山有

唐縣因其眾也因唐之眾

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

偃挈燕伯也

哀公

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躄于戚定十四年

躄出奔宋

左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靈公子郢字子南公曰余無

子將立女不對他曰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

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

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立輒非靈公命公羊乃云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

蓋見經有衛曼姑圍戚之文而以意度之也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

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統

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春秋定本說者謂公納讎

子故書以示譏非也子糾者齊僖公之子與魯何讎而

謂之讎子哉昭十三年左傳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

於僖管子小匡篇曰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

小白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小匡不足信以與左傳合

故取宋儒不信左傳及管子遂以子糾小白皆襄公子

絕無所據而以意度之不亦異乎史記齊世家襄公弟次糾其母魯女也次

弟小白其母衛女也小白母衛女見左傳僖公者莊公

子糾魯女之子未聞必有所據非臆說也之外祖父子糾其舅也又子糾長當立春秋書公伐齊

納子糾伐者伐有舉也齊大夫既與公盟而復背之則

舉在齊矣故直書公伐而不諱焉及小白入而葬襄公

其國已定公不量力而復興師故乾時之戰不言公諱

之也春盟夏伐至秋乃戰既敗而懼遂殺子糾取者取

諸魯也公羊以為內辭蓋齊人脅我使我殺之故特書

取納之者何心殺之者又何心君子以莊公為病矣穀

梁曰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言取病內也信哉三傳

皆同趙匡駁之乃云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則

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書取吾聞君使臣齊魯

非君臣安得稱使且春秋雖天王之命亦無使我之文

以其不成辭也子糾在魯齊人安能殺之明其脅我故

特書取趙匡之說鄙且陋其妄不待辨而自明然宋儒

稱其卓識學者惑焉故不得不辨子糾讐人之子發自

范甯成於啖助絕無所據而啖助妄托諸穀梁案穀梁

並無文惟云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

亡而已安可便云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子乎若果係讐

子納之則非殺之何病穀梁又安得云言取病內也宋

儒不信三傳而顧信然謂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俗儒啖趙之說異哉

則似不然小白有國高為內主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

為輔佐有莒衛為外主故先糾而出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

小白出奔莒趙匡駁之曰案莒近齊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鮑叔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此左傳紀

實事也趙匡無據以意駁之妄甚陋甚又駁杜注子糾小白皆僖公之子杜預注本左傳及諸子之書趙匡更有何據哉其意以為稱子糾則時君之子猶稱子叔姬則時君之女並無實據皆臆說也亦先糾而

入羽翼成而助之者眾矣僖有寵子國有奧主天所命

也子糾無寵於僖無主於內焉能得國乎文十四年晉

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弗克者譏之乎抑善之乎曰善

之也其義見於易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四欲同

於二而三為墉以隔之故曰乘其墉晉趙盾帥師長轂

八百乘縣地千里越國而至於邾乘墉之象也弗克而

還可謂困矣困而反則君子善之故易稱吉又何譏焉

不言帥師避不辭晉人帥師則不辭春秋未新城之盟

邾人不與故謀納捷菑不言伐者邾無辜也公羊以為

弗克納者大之大之者美之趙匡曰此乃譏其不量事

而勞師爾聞義能止差可補過何足美之如其說則同

人九四爻辭當云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也曷為繫之以

吉哉蓋有過能改聞義能徙善之大者非徒无咎而已

且未聞有善補過而猶譏之者也公羊之說誠得春秋

微旨後之學者詳之趙匡好駁先儒以其說不可通於周禮則斥周禮為偽其說不可通

於易詩書不敢斥之爲僞則云春秋之例不可通於他
經妄之妄者也六經皆聖賢之語曷爲不可相通學者
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戚衛邑曷

爲弗屬之衛蓋晉取之以居蒯瞶晉趙鞅亦在焉何以

知之以是年鐵之戰知之

鐵丘在戚城南
故傳曰登鐵上

齊人輸范氏

粟鄭人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則趙鞅在
戚明矣趙鞅與蒯瞶同在戚故衛世子與簡子同敗鄭
師元年齊衛圍五鹿又取棘蒲三年齊衛圍戚四年齊
衛復圍五鹿皆齊衛聯兵以救范氏五鹿棘蒲及戚皆
晉地也如謂齊衛以蒯瞶在戚而圍之曷爲哀五年范

氏既平之後未聞齊衛復圍戚哉且哀三年齊衛圍戚

至十六年蒯瞶自戚入于衛在戚十有三年未嘗有一

矢相加遺也蓋衛不迎亦不距父子等於行路矣故孔

子傷之而有正名之說者以此蒯瞶父子行同禽獸詳

見於傳固不待言然以圍戚爲距父則非也故曰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餘說見前

趙匡駁公羊乃
云若不言伐齊

則納糾於何國如其說則納必言伐也晉人納捷
蓄于邾曷爲不言伐乎吾故曰伐者伐有臯也

伐者
伐有臯也衛輒不禰其父而禰其祖則人倫亂矣臯莫

大於亂人倫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曷爲不言伐伐者

聲其辜而伐之義也春秋當書而褒之曰晉趙鞅帥師
伐衛納衛世子蒯瞶若是則可謂之義師矣春秋無義
戰焉得有義師且趙鞅又安能行義哉是時諸侯交伐
晉故取衛之戚以居蒯瞶共禦諸侯之師爾是以齊侯
伐北燕不言納昭六年受其賂也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
于唐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皆不言伐一因
其衆一取其地皆非義也

隱公

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無佞

左氏作駭

帥師入極五年秋

衛師入邾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邾

左氏作祊

庚寅我

入邾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

入邾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

以姜氏還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

元年夏四月傳費伯

帥師城郎庠父費伯也

傳文簡略似有闕文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

師入邾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

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祊人

無傳杜預謂桓元年卒易祊田知此時魯未肯受也如其然則鄭歸而魯不受曷爲直書我入祊乎

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伐宋之師也是年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不知何故入鄭蓋齊

宋為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王命冬齊人鄭人

入邾討違王命也十一年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

伐許庚辰傳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

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乃使公孫獲鄭

公處許西偏

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無駭者何展無駭也

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此滅也其言入何

內大惡諱也孔疏穀梁以極為曷為或言率師或

不言率師衛師入邾將尊師少稱將衛孫良父將

卑師眾稱師衛師入邾將卑師少稱人鄭人君將

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邾者

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秦

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

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極國也苟焉以

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邾國也將卑師衆曰師日入惡者也庚寅我入邾邾者

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邾國也

桓公

二年九月入杞

左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穀梁傳我入之也

隱八年我入邾此不言我故復發傳

莊公

十有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楚子以蔡侯滅息

事詳見傳

遂伐蔡秋七月楚入

蔡

穀梁傳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

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閔公

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

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

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

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
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
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
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
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
軒重錦三十兩

僖公

二十年夏鄭人入滑二十有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

遂帥師入杞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三十
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
師入滑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公卑杞杞不共也秋入杞責無禮也二十八年晉
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三十年九月晉侯秦
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伯說與鄭人盟使
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

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
之外三十三年秦師過周北門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
于鄭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
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經書入
傳言滅

文公

五年夏秦人入郟十有五年六月晉卻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十有二月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新城

之盟

前年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
楚者服且謀郟也謀納捷菑

蔡人不與晉卻

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

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

之

穀梁楊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即入故兩舉
之也公羊曰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

其日何至之
日也似非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

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丁亥楚子入陳

左傳十一年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

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因縣陳陳侯在晉靈公

子成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討而戮之君之義

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

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何用弗受

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

成公

七年秋吳入州來九年冬十有一月楚人入鄆鄆乃莒之

都非別邑也

左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

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

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教之叛

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

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是年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

也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
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
吳於上國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庚申
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襄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季孫宿帥師救郟莒人伐我東鄙圍郟遂
入鄆二十有五年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
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二十五年六月鄭子展

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
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
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
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
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昭公

十有八年六月邾人入鄆
左傳十八年六月邾人藉稻邾人襲鄆鄆人將閉

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
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而舍其女

定公

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楚

左傳楚作郢

五年夏於越

入吳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
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
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

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從楚師及清發又
敗之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
鄭公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子期似
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五年夏越入吳吳在
楚也

公羊傳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
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
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何以謂之
吳也狄之也

哀公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
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十有三年
夏於越入吳

左傳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
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

負瑕負瑕故有繹宋人圍曹八年春宋公伐曹將
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
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十三
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
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
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
以見讎而弗殺也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
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丙戌復戰大敗
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

春秋
告敗於王

時吳方與晉爭長黃池

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

幕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周官九伐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而入無聞焉入者取而不有滅而仍存也曷爲取而不有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蓋言來歸者實未歸我欲取之鄭人不肯故言入入者內弗受也鄭既來歸曷爲不肯鄭伯欲以祊易許故先歸祊若曰爾與我許我歸爾祊爾不與我許我焉肯歸爾祊乎及桓元年卒以祊易許然則易許者祊也曷爲以璧假許大而祊小不足以相當故加之璧言假者雖久假而後

終歸之也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許者許田卽桓元年鄭所假者鄭箋云常一作嘗在薛之旁齊有孟嘗食邑於薛常與許皆有周公之廟及桓莊而常屬於齊許屬於鄭至僖公而常與許皆復歸於魯故曰復周公之宇復者本我地昔失之今得之之辭也祊非我地我強入之故書以譏焉曷爲滅而仍存僖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哀八年宋公入曹皆經言入傳言滅蓋滅而仍存故經言入而不言滅也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滑國都于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

國都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

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

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六年傳屬晉

者曰虛滑見成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八年傳蓋滑介於周

鄭之間仍爲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邾邾費猶號

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

魯之費當之誤矣曹滅於哀之八年復見於哀之十四

年宋向魍入于曹以叛杜注曹宋邑非也曹伯爵而當

甸服故曰曹爲伯甸其國雖小豈徒一邑哉蓋宋雖滅

曹仍爲附庸于宋故至戰國而尙有曹君

趙岐注孟子曰曹交曹君

弟然則曹與滑皆滅而仍存者也故春秋言入不言滅

者以此定四年吳入郢哀七年公入邾皆書曰穀梁謂

之惡入誠然亦有不盡然者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

帥師入陳乃入之善者曷爲而亦書曰乎周官行夫有

媿惡而無禮者謂於無禮之中又有禮焉入人之國不

可以言禮若鄭子展入陳所謂無禮之禮也其無禮之

禮奈何鄭子展子產入陳命師無入公宮親御諸門又

執紼而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祝祓社司徒致民

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君子以爲有禮故書日以詳

之惡則詳其惡善則詳其善故善惡皆書日後之學者

當知之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左傳謂司空無駭入極

費庠父勝之庠父費伯也元年夏四月傳費伯帥師城

郎不書于策者蓋費伯揚言城郎實潛謀入極故二師

合而勝之此行兵詭計特假此爲名故不書於策城郎

在隱九年故知元年費伯之師非城郎也極乃近郎之

地賈逵云戎邑不知何据當考

莊公

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十有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

何休注公羊云滅遂不諱者其功未足以除惡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

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公羊傳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僖公

二年夏五月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秋八月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年春王正月狄滅溫溫子奔衛十有二年夏楚人滅黃十有七年夏滅項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二十有六年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公羊作隗何注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五年秋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

黃於是江黃道栢

應劭曰陽安有道亭西平有栢亭安陽有江亭弋陽有黃城皆

漢之汝南郡

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

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

子奔衛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

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十七年夏師

滅項淮之會

前年冬

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

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

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

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

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

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

止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地理志秣歸縣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

律宋忠曰歸卽夔歸鄉蓋夔鄉矣楚之嫡嗣熊摯

以廢疾居夔始治巫城後以疾移此服虔曰在巫

之陽卽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

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

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或謂晉滅虞虢不

春秋左傳卷之七
侯滅天子畿內國故諱之如其然則下陽曷爲直言滅而不爲之諱乎鄭語孔晁注曰熊摯者熊繹玄孫以有疾自棄於夔子孫有功王命爲夔子經傳無文事無實據不足信也

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宮之奇諫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

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茲國也其不曰微國也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夏滅項孰滅

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
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
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
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
君子為之諱也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
姓也夔國也不曰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文公

四年秋楚人滅江五年秋楚人滅六

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

闕駟曰江嬴姓蓋秦之同宗

雖不能救敢不

矜乎吾自懼也六人叛楚即東夷五年秋楚成大

心仲歸帥師滅六

六故咎陶國也禹封其少子以為國今六縣都陂中有公琴者

即咎陶冢也楚謂冢為琴

冬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

曰咎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宣公

八年夏楚人滅舒蓼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戊寅楚

子滅蕭

疏云此年楚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則是蕭仍為宋邑也

十有

五年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

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疏云文五年滅蓼滅後更復故

今滅之案文五年滅六見於經滅蓼見於傳六蓼咎陶後豈即舒蓼歟

楚子疆之及

滑汭盟吳越而還十二年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

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

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遂傳於蕭

經書戊寅滅蕭傳不言日亦不言滅疏云十二月無戊寅疑日誤傳無明文闕

疑可也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

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

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辜不祀一也耆酒二

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

君目五也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

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

舒奔魏魏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十六年春晉士會

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於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滅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
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於夷狄而未能合於中
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
其日潞子嬰兒賢也

成公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

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道吳人圍巢伐
駕圍螯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囊師襲舒庸

滅之

襄公

六年秋莒人滅鄆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十年夏五月

甲午遂滅偃陽因祖會而滅之故曰遂二十有五年楚屈建帥

師滅舒鳩

左傳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恃魯而慢莒故莒滅之晉人以鄆

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尋見滅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

且聽命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二年齊靈公伐萊萊人使

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於鄭子國之來聘也五年公子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

發來聘子產之父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二年傳齊侯使諸姜

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甲寅堙之環城傅於

堞及杞桓公卒之月是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

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

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

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滅之遷

萊於郟高厚崔杼定其田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

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丙寅圍

之弗克荀偃士匄請班師知伯怒曰七日不克必

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

矢石甲午滅之二十四年舒鳩人叛楚楚子使沈

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

且請受盟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

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疆

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

日子疆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從之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

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滅

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繪中國也

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

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繪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

祀滅亡之道也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

夷狄也

言時實吳會諸侯滅傅陽故加甲午使若改曰諸侯自滅傅陽滅卑國月此日蓋爲

遂耳案左傳晉荀偃士句滅偃陽吳無與焉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逆之者也偃穀梁作傅

昭公

四年秋七月遂滅賴八年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十

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

歸用之十有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十有七年八月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二十有三年秋七月戊辰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二十有四年冬吳滅巢三十年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遂以諸侯滅賴賴

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

舉對曰成王克許僖公六年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

滅

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八年九月楚公
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
壬午滅陳十一年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
于岡山十三年冬十月吳滅州來令尹子期請伐
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
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
子姑待之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
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
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

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

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經不日略

之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

子帥師獻俘于文公二十三年秋七月吳人伐州

來

州來滅于十三年蓋滅而仍存故吳復伐之然則十三年吳入州來非滅也存疑以待後學

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

鍾離子瑕卒楚師燿

傳文闕誤

戊辰晦戰于雞父楚師

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

也不言戰楚未陳也二十四年冬十月楚子爲舟

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

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

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

尹戍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

帥幾如是而不及郢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掩餘

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吳公子掩餘奔徐公
子燭庸奔鍾吾皆僚之黨也

二公子奔楚楚子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

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

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

吾子執不書
略之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滅徐滅不
日亦

略之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昭二十四年吳滅巢
定二年傳吳圍巢克

之則是巢
未嘗滅也

定公

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滅

斯歸卑國滅皆日者以其君歸也獨楚子滅夔以夔子歸不日詳中國而略蠻夷也十有四

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十有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頓沈許皆非蠻夷。定四年召陵之會頓胡在滕薛上莒邾下以此知頓胡非蠻夷

左傳四年沈人不曾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

滅沈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十四年頓子牂欲

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吳之入楚也定四

年胡子豹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

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

滅胡何休注公羊云日者定哀滅例日哀無滅國以定知之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

之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則誅滅去之

春秋之例君死曰滅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故滅者滅其君

也不滅其國仍立其子孫之賢者以君其國焉春秋滅

國無善辭被滅者未聞有鳥獸之行滅之者亦未聞有

仁義之師非能誅滅其君而去之徒利其土地而已滅

與入相近而不同入者入其都不有其地也滅則有其

地矣故滅而仍存則書入而春秋書滅亦非盡有其地

又有滅而仍存者宣十二年楚子滅蕭蕭者宋附庸莊

二十二年蕭叔朝公春秋附庸君例稱字邾儀父蕭叔

皆其字

杜預以介葛盧蕭叔爲名獨邾儀父爲字臆說也

稱字故知其爲附庸

君蕭滅于宣十二年復見于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

于蕭以叛則是蕭仍爲附庸于宋楚未嘗有其地也成

七年吳入州來昭十三年吳滅州來昭二十三年傳稱

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奔命救州來吳旣滅州來而有其

地矣曷爲吳人復伐之楚人復救之哉然則楚之州來

猶宋之蕭雖滅而仍存也滅而仍存當書入曷爲書滅

春秋書法或舉其輕或舉其重入輕而滅重宋公滅曹

哀七年

曹無道而宋入之舉其輕者臯曹也楚子入蕭蕭

無臯而楚滅之舉其重者惡楚也州來雖滅而復見其

後卒屬于吳吳以封季札故號延州來季子春秋書滅

者以此國曰滅亦有邑而言滅者國之也國之者重之

故曰滅凡滅國皆惡也尤惡於滅同姓之國禮曰諸侯

不生名惟失國名滅同姓名春秋之諸侯失國皆名矣

滅同姓而名者僅一見於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

衛侯燬滅邢而他無聞焉於是後世俗儒不信三禮三

傳遂謂晉滅虞號楚滅夔皆同姓也曷為皆不名而獨

名衛侯燬是駁春秋非駁禮記也

以為因下文衛侯燬卒而誤稱名遂欲改

春秋以就其說改春秋者始於唐之啖趙至宋儒益甚矣為此說者全不知春秋大

義而徒以私臆汨之不可以不辨滅號者虞也虞不假

道晉焉能越虞而滅號哉故下陽之滅虞師為主及再

假之道不言滅虞而變文言執

晉人執虞公

所以末滅晉之

臯而獨臯虞

如俗儒之說當書晉侯詭諸滅號遂滅虞如此則獨臯晉而虞之惡不著矣後世庸

史皆饒為之曷為游夏不能贊一辭也

杜預不知變文言執臯虞之義而

猥以晉之修祀歸貢故不稱名失之甚矣虞號不言滅

又安得稱名春秋比事屬辭夫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

當也魯衛為秉禮之國文公又衛之賢君鄘詩定之方

中及于旄皆美衛文而作春秋責備賢者故於衛之滅

邢也稱名以臯之且書之詳責之厚若夫楚之熊摯以

癡疾而自竄于夔遂為楚之屬國在巫之陽僻處歸鄉

故春秋於楚之滅夔也書之略責之薄以其不足詳也

故略之又以其不足責也故薄之乃欲以楚同於衛夔

等於邢則春秋之權衡安在哉僖十七年滅項公穀以

為齊桓滅之非也其意謂莊十年齊師滅譚十三年齊

人滅遂是時齊桓未建霸功故直書而不諱至是有存亡繼絕之功功足以掩過故諱而不書此不信國史而以意說吾聞君子薄責庸衆而厚責賢人安得以存亡繼絕之功而掩其滅國之辜哉且吾聞爲親者諱爲尊者諱不聞爲賢者諱也齊桓實未嘗滅項而以滅項之辜歸之是厚誣賢者惡在其爲諱乎左氏記事詳而覈學者當從之勿爲異說所惑斯可矣文五年經書楚人滅六傳稱秋楚成大心仲歸滅六冬楚子燮滅蓼蓋六與蓼雖兩地而實一國故經書滅六而不書滅蓼也蓼

一名六猶滑一名費咎陶之後偃姓說者謂咎陶生於曲阜偃地帝因賜姓曰偃是爲蓼侯蓼訛爲繆一曰繆侯謂之六蓼孔疏謂蓼滅復興故宣八年楚人復滅之案經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皆楚滅之乃羣舒也括地志謂六在壽州安豐縣高誘謂蓼在廬江雜於羣舒之地豈皆咎陶之後歟當考僖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二十五年襄王以溫與晉晉於是始啓南陽二十八年晉文會諸侯于溫溫卽河陽杜預以爲晉地謬甚蓋溫實京師襄王雖以溫原之

田與晉乃近溫之田卽蘇子之邑狄所滅者非以河陽
與晉也案文元年晉襄伐衛及南陽使先且居胥臣伐
衛而襄公朝王于溫則溫實京師益信矣後之學者詳
焉春秋州公虞公虢公皆稱公說者謂天子三公虞虢
國名又云非國乃采地此造爲異說以亂經如晉滅
虞虢以其非國也故不言滅則溫亦司寇蘇公之采地
曷爲直書狄滅溫乎又云晉執三公不道之甚則言執
非臯虞乃臯晉也虞有可執之臯晉非執之之人故言
執以臯虞稱人以貶晉如晉誠有所受之雖天子之三
公執之而已矣又何有
於虞而云不可執哉

半農先生春秋說卷七

